



UWTSDB 本科生課程

學庸

2019-2020 學年第二學期

第十五講

目次

中庸之二十	1
哀公問政	1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	33
天下之達道五	45
子曰：好學近乎知	59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	71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	92
凡事預則立	111
在下位不獲乎上	124
誠者，天之道也	137
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	146

中庸

(之二十)

哀公問政

中庸前面經文講的，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教我們瞭解自己有「本性」，以及如何把自己「本性」開發出來成就聖人。就自己修持的功夫來講，前面講怎麼樣學舜帝，學古代的聖人。修持以外，真正要能夠成就聖人的話，還要做很多對於人群，有利益的事情。對於人群有利益的事情，就中國儒家的學術思想來講，那就是以政治，這個最能表現貢獻社會人群。

因此在這裡，子思就引用，魯哀公問政於孔子這一段，在這裡講為政之道。講為政之道，我們學中庸的人，現在雖然還是



程度很淺，還沒到聖人地位，甚至於連賢人地位還不到。但是我們要「學」呢？這個方向要定住。定住這個方向，就是這裡講的爲政之道，懂得這個道理，那麼就在「學」的時候，就要知道辦政治，就是幫助你來成就聖人。這是儒學講政治，跟我們現在人講政治，有一點不同的。

儒學講這個政治，純粹是利益天下人的，這個怎麼說呢？在學聖人的時候，固然是為著要使自己，借著辦政治，利益社會人群，這樣可以使自己，能夠把聖人學得好。就算是學到聖人了，你已經學成功了，那還是要辦政治。做了聖人之後並不是說，他自己在那裡安然自在的，在那裡享受，他還是要出來替天下人辦事。替天下人辦事，任何事都可以，不過辦政治，它有「公權力」，以辦政治最有效果，最能表現他的功效。所以我們學的時候，固然要知道辦政治的道理，就是學成聖人之後，還是在這個世間來辦政治。這個辦政治我們特別注意，不是講你得了政權之後，你有了權力了，你自己在享受這個權



力。孔子講，辦政治的道理不是這樣的，孔子講辦政治的道理，這個道理是，從三皇五帝，開始一直到孔子這個時候，純粹是為天下人，不是為自己，這個首先要明瞭。所以在中庸裡面，前面講了那些，幫助學中庸之道，講到這裡就開始講「為政之道」，現在我把哀公「問政」這一章，文字先念一小段，我們對照看一看。

經 哀公問政，子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

◆ 哀公是魯國的君主，跟孔子是同時候叫魯哀公，哀公是他的諡號。他來問政，問政就是問孔子，辦政治的這些道理，怎麼樣把國家的政治辦好。

❖ 因為在那個時候，魯國國君沒有什麼權力了，三家卿大夫就是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掌握了魯國的政權，魯哀公現在感覺得是，要想振作也振作不起來。所以他就問政於孔子，怎麼樣把這個現象，稍微把它改善。孔子對於魯國當時的情況，瞭解得



很透徹，他知道魯哀公，那個時候的處境，可以說是想要振作也振作不起來。

❖ 再說魯哀公本人，他也不是一個很能幹的國君，他自己也不行。

所以在這一篇，有問有答的這一篇當中，孔子就把一般辦政治的，也就是治理國家的，一個重要的原則以及方法，告訴他。

❖ 孔子講的政治的原理，雖然是對魯哀公說的。實際上從孔子那個時代，一直到清朝，以至於現在，要真正想辦政治，就必須按照孔子講的這個道理去做。

❖ 除了這個以外，孔子的言語，它是一個萬用的，由政治可以推到其它，一切的事業方面，都離不開這個原理。

所以我們今日之下，學了這一章經以後，我們不管是從事政治，或是從事其它的行業，我們都能用得上，也都能夠幫助我們學做聖人。也都是教我們，真正地把它們自己的能力，貢獻給這個社



會，這都是非常有用價值的。

◆ 魯哀公問孔子，關於治國的政治，孔子就說了，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」，

❖ 你看從孔子開頭對答，魯哀公的這兩句話就知道，我們看經文，從經文的字，講解字面以外的意思，我們要多去想一想。

「文」是周文王，「武」是周武王。孔子這個時候，雖然是東周還是周家，周天子已經衰微了。西周，周武王伐紂的那個時代，那個時候，那是最盛的時候。周文王到周武王，這都是聖人，「文王」還是西伯昌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殷紂王的天下，三分之二、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把殷紂王的天下分做三分，周文王那個時候還是西伯昌，他已經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，都傾向於他，他就得到天下三分之二的國家，對他有向心力、來擁護他了。可見他的「政治」、「道德」，可以說是非常盛的。

到了武王伐紂成功之後，雖然他本身，沒有很久就去世了，他去世之後，由武



王的弟弟，也是文王的兒子周公旦，就是孔子最崇敬的聖人就是周公。周公一方面輔佐成王，成王是武王的兒子年紀很小。一方面幫助他，周公一方面自己，代理天子的政治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周公「制禮作樂」，講文武，文武就包括周公在內，「文武之政」，他那個時代，這種聖人辦的政治，「布在方策」，文王武王，辦政治有辦政治的道理，他那些道理。雖然文王武王早就不是了，可是寫在歷史裡面，記在書裡面。我們現在是講書本，古時候沒有書本，把文字刻在木板上面，或者竹片子上面。

❖ 木頭削成木板叫做「方」，竹片子把它削平了，在上面刻字，跟木板一樣的，叫做「策」。「方策」就是一些木板竹片，在那個上面可以刻字，就等於後代發明的書籍，是一樣的。

孔子告訴他，文王武王，辦理政治的那些「為政之道」，都刻在、都記載在木板、竹片上面，就好像是寫在書本裡



面。「布」是布列在上面，就等於是記載的意思，記載在書裡面。這兩句話，你想想孔子爲什麼講這個，對魯哀公講這個話呢？意思就是說，辦政治辦得最好，就周家來講，周家的政治最盡善盡美的，就是文王、武王，誰能比得上他好啊。他那樣好的辦政治的道理，都記在書本子上面。

◆然而呢下面你看，話語氣一轉，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其息」。「舉」是興起來，政治能夠興盛起來，就是政治辦得很好。「息」當「滅」字講。「息」是消滅掉了，「息」跟舉這兩個字是相對的。

政治它怎麼能夠興盛起來，政治又怎麼消滅掉的。孔子的看法，不是政治制度，這些法律規定的國家的政策，重要處是在辦政治的這個人，有好人、賢能的人來辦政治，這個政治就能夠「興盛」起來。不好的人，既沒有好的「品德」，又沒有什麼「才能」，就是不是「賢能」的人，他來辦政治，一辦政治



就壞了，這就是「政息」。

這兩句話接著上面講，「文武之政」那樣好的政治，寫在書本子上面，大家都看得到的。可是文王、武王早就不在了，如果要在的話，這個政治哪裡會像東周現在這樣。講到魯國，魯國現在這個狀況，周天子東周不是魯國，各國還是周天子的天下。但是那個時候各國的諸侯，都不聽從周天子的命令了，所以天子，也只是有名無實的天子，這還不算「政息」嗎？

假如周文王、周武王活到那個時候，在孔子那個時代。那沒問題，「人存則政舉」啊，這個政治一定好，跟西周那個時候的政治，完全一樣，不會衰敗下去的。可借人亡了，現在找，文王、武王到哪裡去找啊。找不到，找不到那樣的人，你說談為「政之道」，那是空談啊。就跟後代孔子以後，中國的歷史上，到了戰國時候更壞，戰國以後，由秦始皇把它統一了，秦始皇的暴政當然壞了。到後來是，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



歷代，當然也有不少是明君，明君以外也有昏君，凡是到後代亡國的時候，那個亡國之君，跟魯哀公差不多，甚至於還比不上魯哀公。

那就是說，有國家政治的一切典章制度，不是根本，拿現在的政治來講，哪一個國家都有國家的憲法，都有這個國家自己所辦的、所推行的，國家的政治制度。但是要注意一個重要的人，辦政治的人。孔夫子在這裡講的這個人，就是講聖人，聖人是完全不為自己，而是為天下人，是大公無私的來辦政治，所以他一辦就好。就像文、武那個時候，文、武之前在文王那個時候，那個是殷家的天下，殷紂王那個政治，專門自己在皇宮裡面，白天、夜間，自己荒淫無道的在那裡享受，弄得天下蒼生民不聊生。後來武王一伐紂成功之後呢？你看看很快就轉變了，天下的局面立刻就改了。

所以說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，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這兩句話，一直到後世，



別說是聖人了，就是賢人，想學聖人那些賢人，那個君子做天子，他都要念念不忘，要背誦這兩句話。他自己有了天子之位的時候，他要把這兩句話，好好記在心裡面。記在心裡怎麼呢？自己在天子之位的時候，固然一切都要：，按照聖人所講的道理辦政治，另外他要培植人才，培植繼起的人，也要培植繼起的人，來辦這個政治。

所以在歷代的天子、諸侯，中國的政治從，秦始皇開始以後，統一天下以後，就沒有各國的國君了。雖然沒有國君，天子他的家族，他封的那些大臣，這些人他都要培植他的子弟，做一個賢能的人。以賢能的人來辦政治，才能夠繼續地把政治辦好。這是中國歷代的明君，都是這樣受到孔夫子，這兩句話的教化之後，他都知道這麼做，所以真正的政治人物、政治學，一方面自己要這麼做，再一方面要培植，一個「賢能」的人，繼承這種事業。所以中國這幾千年以來，儘管還有一些暴虐之君，但是明



君還是很多，因此中國的政治，還是相當的穩定。

再下面，講了這幾句話以後，他再說出一個比喻了。

經 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
「人道」就是你要辦政治，或者一個人在天地間，要做一番對於社會人群有貢獻的事情，這是我們做人應有之道。「敏政」，從事政治，是最有效果的一種事業。「地道敏樹」，「敏政」、「敏樹」，這個「敏」字，根據漢儒鄭康成的註解，他說「敏，猶勉也」，「敏」當勉字講，勉是很勤勉的，自己勉勵自己。這個「人道敏政」，我們要想盡到做人之道，

❖ 一個人生在天地之間，我們不能像其它那些動物只求自己一個生存，維持自己的生命。人是萬物之靈，能夠把自己的能力貢獻他人，甚至於人類以外其它的動物，對於天下的蒼生都有好處，這是我們做人之道。



❖ 在世間無論做什麼事情，都可以盡到我們做人之道。你做生意也好，你從事教育也好，從事農業、工業，哪一方面都可以。

最有效果的就是政治，掌握了政權，就有「公權力」，拿在賢能的人手裡，他就可以利益天下人。反過來講，這個「公權力」操持在那些「小人」的手裡，那就是害了天下人了。

「敏政」就是你要努力，鄭康成的註解叫做「勉」字，「勉」好懂就是努力、盡力，你盡你的力量來把政治辦好。所謂盡力的辦政治，你是一絲一毫不要為自己，純粹的是為公的，你這才是「敏政」。



「地道敏樹」這說比喻了，鄭康成講的「樹」是為殖草木也，「繁殖」的意思。大地它的功能，不管在大地上任何，人也好，植物也好、其它的動物也好，一切的一切，它都幫這些人，讓它在大地上「繁殖」。生存發展。所以地的道理就是在「敏樹」，它唯一地盡到它的應



盡之道，就是在使萬物，都能在這個大地上面，生存發展，就是「敏樹」。

◆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」，把上面一個「人道」、一個「地道」講完以後，說比喻了，人從事政治，就像「蒲盧」，鄭康成的解釋，「蒲盧」就是蜾蠃（音果羅），

❖ 蜾蠃就是一個土蜂，牠要「繁殖」牠的下一代，怎麼「繁殖」呢？桑樹上有桑蟲叫螟蛉，牠把螟蛉取過來，螟蛉取過來的時候，就放在牠自己，繁殖下一代的巢裡面，繁殖下一代的巢裡面，在那裡很小心地，很周到地，來看護牠、來養育牠。

❖ 這個在詩經裡面，有一篇詩詩經·小雅·小宛，那一篇詩裡面有兩句話，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」，螟蛉是桑蟲，牠的小幼蟲被蜾蠃，蜾蠃在這裡就是「蒲盧」，牠把牠背負到自己，養育下一代的巢裡面去，牠在養育，然後就變成牠自己的兒子了。所以鄭康成講，『詩曰：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』，『螟蛉是桑蟲也』，蒲盧啊，



蒲盧就是蜾蠃，『取桑蟲之子』，牠把桑蟲之子取過來以後，而變化之，把桑蟲子取去了以後，變化成爲自己的兒子，這是鄭康成的解釋。

引 蜾蠃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窩里，產卵在它們身體里，卵孵化後就拿螟蛉作食物。古人誤認爲蜾蠃不產子，餵養螟蛉爲子，因此用「螟蛉」比喻義子。

❖ 宋儒沈括講「蒲盧」就是「蒲葦」，是一種草，它繁殖生長得很快，這是宋儒的講法。

講到後來說比喻的話，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」。「蒲盧」這個名詞，漢儒注解，跟宋儒注解的不一樣，宋儒注解當做「蒲葦」講，是水邊的一種植物，那個長得很快。漢儒鄭康成的注解，他就引用【詩經】裡面兩句話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」，這個「蒲盧」就是「蜾蠃」，「蜾蠃」就是一種腰很細的細腰蜂，蜜蜂的蜂字，它的腰很細的，很長很細的細腰蜂。按照詩裡面的注解，【毛傳】的注解，這個細腰蜂，牠把「桑蟲」



，青色的小桑蟲，桑就是桑樹的桑，把桑蟲取過來，取到它自己所建築的，古人講是牠自己所住的房屋，實際上它是一個土洞。把那個「桑蟲」，採取到土洞裡面以後，然後就把牠，伺候到一定的時候，就變成自己的兒子了。

所以【詩經】裡面講，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」，這是比喻用在這裡，鄭康成在這裡用，【詩經】的那個比喻，在這裡註解，就是說政治，治理國家，你把國家的民眾，愛護他就像愛護自己的養子是一樣的。這樣很快的民眾，對於你都有很好的向心力了。但是這種註解，就是有關於「蜾蠃」把「桑蟲」，背負到自己的土洞裡面，把牠變化為自己的兒子，這種講法。

到了南北朝有一個道士名叫陶弘景，對於醫藥很有研究，他註解本草經的時候就說了，古人所謂「蜾蠃」把「桑蟲」，變化為自己的兒子，這個是與事實不合的。實際上他考察的結果，是「蜾蠃」把「桑蟲」，背負到自己所建築的



土洞裡，自己再產卵，這個卵很小就像一粒米粟那麼大，然後把這個桑蟲，取得很多很多，把牠所建築的那個土洞，放滿了以後，牠自己就把那個土洞封起來了，自己就不回來了，等牠自己的卵孵化了以後，變成小蟲，就讓這個小蟲來吃桑蟲，桑蟲吃完了以後，牠所孵化的小蟲也就長大了，能夠生存了，這是陶弘景的講法。

自從陶弘景的這個發現之後，從唐宋，一直到明清，就形成兩派，一派維護古代，【詩經】注解的說法，一種就是維護陶弘景的說法，一直到現在，不過到現在，經過現代科學家的研究，也加以實驗，說的跟陶弘景的說法是相符的。我們瞭解這個事實，也就可以了。我們在講這個，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」，要是照鄭康成的注解，拿古人的注解，古人的注解也有根據的，像【爾雅】、西漢的【法言】，揚雄所寫的【法言】，都是那樣說也有他的說法。不過既然有這兩派的爭執，我們在這裡講這個



書，主題不是要考據那些，你願意按照鄭康成的註解也可以，不照他的註解，你照宋儒的註解也可以。這兩種講法，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」，都可以說得過去的，這樣補充說一下，我們瞭解一下就可以了。

這兩種講法，解釋「蒲盧」是不同，意思用在這個比喻上，還是一樣。就是「夫政也者」，你辦政治的人，你對於一般民衆，就像那個「螺贏」看待「桑蟲」，那個「桑蟲」很小很小的蟲，你把他抱過來，當做自己的兒子這樣看待他，無微不至地養護他，然後他就變成自己的兒子了。你辦政治的人，你把所有的國民，都像「螺贏」對待小「桑蟲」，那樣看待。就把你這個國內所有的民衆，都看待自己的養子一樣。所有的民衆，都跟你自己的養子一樣，來愛護你來向心於你，那你這個政治一定是興起來，辦得好，這是按照鄭康成的講法。

宋儒的講法呢？你要辦政治，按照聖人

那樣辦，純粹是不爲自己，爲所有的老百姓，爲他們來辦，你的政治興起來非常快。

❖ 快到什麼程度呢？這個「敏」字，就宋儒講，漢儒這個「敏」字當勉字講，勉力的勉字講。宋儒這個「敏」字當很快講，當「速」啊，「速」是什麼呢？比如說，在高速公路那個車輛的速度，那個「速」。他這個「敏」字就當，很速、很快的講。你辦政治的人，完全按照聖人那個，那種爲政之道來辦的話，那就很快，就像「蒲盧」長得那麼快，這樣講也可以意思一樣。

❖ 不過像漢儒講的，講得非常懇切，辦政治的人，不論是古代、是現代，古代說是君主時代，現代是民主時代，現在民主時代一般都說，現在什麼時候，你還講「愛民如子」，實實在在我們想一想，我們做老百姓的人想想看，果然今日之下，這些競選的人，他當選之後，他真正拿我



們，當他兒子一樣看待的話，那我們求之不得。事實上現在，這些辦政治的人現在，當選之後有幾個人，把選民當做他自己的兒女啊，沒有啊，可以說找不到。但是在古代那個明君，真正是如此，聖人不必要說更是如此。這樣看起來，所以孔子前面講的話，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，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孔子講政治以人為本，他是人本政治的。有「賢能」的人，政治一定辦得好，雖然原來世界大亂，各國都亂，賢能的人一上來馬上就好。不是賢能的人，原來政治雖好，你一辦就辦壞了。

人重要啊，人既是這麼重要，我們學中國文化就知道了，儘管你現在從事政治，或者不從事政治，你就是普通一個選民，你對於這些道理要瞭解，你自己不競選，但是你有選票，你有一票之權可以選啊，在比較之下，雖然現在找不到那樣「賢能」的人，但是比較好一點的人你選他。你可不



能夠選那些，完全與賢能一點，邊都沾不上的那種人，你選他幹什麼，所以這些道理我們，總是要明瞭。這個道理不論是在過去，是在現在這個時候，都非常重要。

說完這個以後，下面結論了，

經

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



哀公問政，孔子答復哀公，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，又說比喻，「政也者，蒲盧也」，接著就說了，「故」，「為政就是辦政治，辦政治在「人」，這就是照應前面，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，「在人」鄭康成講，「在於得賢人也」，「得賢人」聖人不必說，聖人辦政治，像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那個沒有問題一定是辦好了。現在聖人找不到，你找一個賢人也好，所以說「在於得賢人也」。

這個一方面，講國君自己，最低限度要是個「賢人」，你國君也要用「賢人」。所以「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」，「取



人」就是你用人，你任用人來幫助你辦政治。「賢能」的人，他不是求官來做的，他出來做事情，他是爲利益他人，不是爲利益自己的。你是「賢能」的人，他就肯來幫助你，你不是「賢能」的人，你請他來，你一個月給他再多的薪俸，給他再高的位子，他也不乾。所以在這裡講：「取人以身」，你自己要修身，修養自己。

◆ 「修身以道」，

❖ 「道」就【中庸】講就是中庸之道。

前面講的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你明瞭自己有這個「天性」，你做一切的事情，跟一切人來往，你對待一切人，你都要根據自己的「天性」，「天性」就是孟子所講的，「良知良能」。「修身」的話「以道」，你必得明瞭自己本有的這個「道」。「不明瞭這個「道」，你講「修身」怎麼個修法子啊？所以「修道」的話，明瞭這個道，你說話、辦任何事情，都要根據自己的「理性」，「理」是



真理，真理就在自己的「本性」上面，一切就出於自己的「理性」，這才是「修身」。不是出於自己的「理性」，動不動都是「感情」用事，「感情」用事就是偏於自私了，這樣的話談不上「修身」，所以「修身以道」，明瞭這個「道」啊。

再說「修道」，明瞭這個「道」，一切都要從自己的「本性」來辦事，由自己「本性」起作用，言語行為都從這上面起來。從「道」上起作用，這一般人來修就是很難了，很難。在這裡講，就下面這一句，

◆「修道以仁」，你要「修道」，「率性之謂道」，「率性」一切順乎「本性」。這一般人不知道怎麼個「率性」法子，難啊。孔夫子就講，『修道』，你不那麼容易明瞭，「以仁」，你從「仁」上面下功夫。

◆「仁者人也」，「仁」就是做人應有之道，應該有這個做人之道。應該有的做人之道。



❖ 你看這個仁字，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，仁是什麼呢？「仁」『從、二、人』，「仁」這個字怎麼造成的呢？左邊是一個人字，那個人字寫的是人站起來了，那個叫做站人邊，在右邊是個二字，就是說文叫，「仁」『從、二、人』，「仁」『從、二、人』的意思，就是說我們「率性」那個難懂。你就從「仁」上面講，「仁」就是二人，就是我們跟人有來往的，你待人之道，待人之道，要怎麼個待人之道，二人哪，二人很親近。這個要厚道，你要跟這個人，你要拿很親密的，很厚愛的這個道理，來跟人家相處，這個在鄭康成的註解，各位可以看看，他說：「人也」，「仁者人也」這個「人也」，在【中庸】裡面解釋，仁義道德的「仁」，就當人字講，所以「仁者人也」啊。

「仁者人也」鄭康成的解釋，「人也」這個「人」字，『讀如相人偶之人』，❖ 『相人偶』，『偶』，就是二個人，



二個人相處很密切的，彼此互相關心對方，這叫『相人偶』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對待任何人，就如同對待親偶是一樣的。親偶是，人與人之間接觸得最密切的，彼此很親密。就拿這個關懷人家，愛護人家，彼此一點距離都沒有，這樣親切的意思，這就是「仁」。

我們果然一個人對待任何人，就是這麼親切，給人家一親切感，讓人家感受你，這樣很親切的對待他，你就是厚道待人，

❖ 這種厚道待人，開始學的時候，就是個「恕」字，「恕」就是「恕道」的「恕。恕道」就是拿人家的事情，當做自己的事情，人家的感受當作自己的感受，這就是「恕道。恕道」，照這樣去用功夫，照這樣去實行，實行習慣了，時間久了，他就非常自然的，不這麼做自己心裡就不安了，那就到了「安而行之」，必得這樣親切地待人，拿這樣的「恕道」待人，他



的心理才安然，這個時候就是「仁」了，

這是「仁者」了。

你「修道以仁」，就是這樣的修法，前面講的，「修身以道」，這個「道」是抽象的，講到這個仁就具體了。怎麼具體啊？你跟人家有來往，你在家庭裡面，家庭的夫妻關係，父子關係，兄弟的關係，這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來往。到社會上朋友的關係，長官與部屬的關係，這都是很具體的一個人與事。這在具體的人與事上面，你能夠這樣厚道待人，你就瞭解，喔，這就是「仁」，「修道」，那個不容易瞭解，你就學著這樣待人，這就是「修道以仁」。

所以下面就說，

經

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，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



「仁者人也」，方才講「仁」既是做人之道，因此「仁」這個字就是當「人」字講，換句話說我們做人，就要把自己



成爲一個「仁」人。但是，就儒家的學術思想來講，這個中間要分出層次出來。要以「親親爲大」，「親親」這兩個「親」字，上面這個「親」字當動詞用，就是親密地，親切地來待人。你這樣親切地待人就從自己孝順父母開始。孝順父母，就從關心父母。

比如說在禮記裡面所講，一個做為人子，你要出門總得要稟告父母，從外面回來，不管是從遠路回來，或者是在近處，比如說你住在台中市，你雖然只在台中市這個市內，你出去的時候要告訴父母，回來的時候你也要，告訴父母，你回來了。這個做什麼呢？你要體諒父母的心，父母的心，無時無刻不在兒女身上，兒女出門沒有告訴父母，父母看你不在他身邊，耶，這個小孩哪裡去了，他就在掛念了。所以你出去必須告訴父母，回來的時候，你要回來告訴他，他放心了，這是體諒父母的心。體諒父母的心，你的也就是很親切地，想到父母，要順乎父母的心。因此，由



這一個例子，無一樁事情，你無論做哪一樁事情，你都要想到父母，不要讓父母，因著你做的事情做得不好，讓他擔心。那麼這種，對待父母就是「親親」。

除此以外那很多，父母年老了，你要去觀察他的身體，是不是有什麼病，健康狀況，你總得心思要放在父母身上，這些都是「親親」。

這個「親親為大」，以這個「為大」的時候，以這個為主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對於父母是這樣的，你在家庭裡面，到了社會上，你也用同樣的，雖然不能完全，像對待父母那樣的關心，但是對於人，也要「恕道」，就是由父母推廣到一般人。就在家裡講，家庭裡面有父母，推到自己的，兄弟夫婦之間都要，關心自己兒女那不必說了，對待兒女一般說，比對待父母都是更重了。由這個「親親為大」，然後逐漸逐漸往外推廣，在這裡講以「親親為大」。

「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」，學仁、學義，



孔子最主要是講仁，講仁之中就包含義，到了後來孟子對於義發揮得更多。在這裡講，所以前面講，「修道以仁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」，再從「仁」之中分出這個「義」來。

所以「義者宜也，尊賢爲大」，義當宜字講。一般口語講叫適當。待人做事，做得適當就是適宜了。這個宜字是對於辦事情來講，一樁事情辦得是不是適當，是拿公與私來辨別，爲了公，公認的這樁事情做得很適當，這就是宜。在一個社會之中，公衆認爲不適當，認爲你這樁事情，對於大眾沒有好處，是爲你自己，就是不宜，就是不義。義就是宜，一般人講正義，不是爲了自己私人的利益，這就是正義了，你主持公道這就是義。「義者宜也」，義這個字就當宜字講。

「尊賢爲大」，尊賢就辦事情來講要賢人有品德，有辦事的才能，就是宜了。要求得這樣的人，要尊敬賢人，以「尊賢爲大」，就辦政治來講，辦政治這種



事情，你要尊賢。

❖ 講到個人修持的話，學這個仁的話，以「親親爲大」。辦事情是賢能，講又要品德又要能力，要尊賢，正義的事情，才辦得出來，所以說「尊賢爲大」。

◆ 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」

「殺」讀「曬」，

❖ 「衰」比如說就古時候講「禮」，喪服的五服，五種喪服。父母之喪是最重的是「斬衰」，「斬」就是一刀斬下去的「斬」字，「衰」就是「衰」字，孝子穿的麻衣，孝服，那個邊縫都不要縫，叫「斬衰」。「斬衰」次一等的叫「齊衰」，「齊」是「齊」，整齊的齊，整齊的齊在這裡讀資，衰還是那個衰字，齊衰就是穿的麻衣，可以把它縫起來，縫成一個長袍子那一種形狀，質料還是麻的，那叫「齊衰」。「齊衰」以下，有大功、有小功、有緦麻，一共有五種喪服五等。



「親親之殺」，你對待父母是這樣的親，家庭里還有長輩，父母的兄弟，那是你的伯伯、叔叔，伯母、叔母。家族以外的，社會上跟你父母年齡相等的，你要稱呼他老伯。但是你就不能夠拿對父母的孝道，來對待他們，這就有等次了，這就跟穿的喪服一樣的，父母之喪穿的喪服，伯伯叔叔去世，做侄兒的喪服就不能夠同等。

所以父母親、伯伯、叔叔、兄弟、朋友等等，「殺」就是一層一層地減輕，所以「親親爲大」。在這裡「親親之殺」它有差別的。

「尊賢之等」，國家用人「尊賢」，也要分出等次出來。「賢人」他的程度不相等，他的「能力」也不相等。比如說，在朝廷里當宰相，你要用「賢人」做宰相，宰相以下朝廷一般的臣子，這個也是要「賢人」，但是他們的「能力」，有的「能力」很強，有的雖然是「品德」好，他的「能力」比較弱一點，這個都要分出等次出來。拿現在的政府，



政府、機關裡用人，你是一個機關首長，機關裡面有一級主管，有二級主管，主管下面有一般的辦事人員，通通要「品德」好，可是辦事的能力，對於這個品德好的人不管是，是主管也好、一般職員也好，你都要尊敬。

可是他的能力。你用他辦事要有層次的，他適合辦哪一樁事情，你就派他擔任哪一樁事情。有理財的「能力」，你就叫他去辦理財政的事情。有教育這方面的專業，你就讓他去辦教育，就是按照個人的「才能」，大才要大用，小才要小用。要知道「尊賢之等」，要分出等次出來。

◆ 「禮所生也」，就指的上面「親親、尊賢」都要靠「禮」來辨別。禮記曲禮就講到，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」，學道德仁義不懂「禮」不成啊，「禮」講「規矩」，講「秩序」。「親親」、「尊賢」必需禮才能辨別。沒有這個禮的話，「尊賢、親親」，都沒辦法「成立」了。



所以儒家這個思想，就是『推己及人』，從自己的至親往外推，『由親及疏』往外推，這是「禮所生也」。根據這個意義，我們要注意一點是什麼呢？我們是講學中庸之道，學中庸之道就是「學道。學道」、「修道」，前面講那個「道」，那個「天命之謂性」，「性是人人都有，都是平等的，人人都是「平等」的，我們對待一切人都要「平等」的。既是對待一切人都要「平等」，那麼在這裡講為什麼又是，「親親為大」，又是「親親之殺」，又講「尊賢之等」。我們研究問題就是要研究啊，前面講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「性」，我們人人本有那個「性」，『本性』就是平等，人人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，都是那個『性』。

現在講，我們學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為我們，那個『本性』自己發不出作用，發不出作用，為了學聖人，就把那個『本性』發出來啊，怎麼樣開發出來呢？就把我們人情這個『情緒』，把「喜怒哀



樂」這種『情』把它破除掉，破除這個「情」，要有「規矩」，要有「秩序」的。要有秩序的，這是講修行的功夫，你不能拿那個理，跟這個相提並論，你研究這個，那個「本性」與這個修行的事實，相提並論的話，那就是一塌胡塗啊，不知道叫人家怎麼開始學。我們自己學也學不好，我們跟人家講，也講得糊里胡塗的，讓人家也沒有辦法學。所以這一層，「禮所生也」非常重要，必须要辨別清楚。
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

下面一段開始，「在下位不獲乎上」，「民不可得而治矣」，這兩句話，經文裡面是有這兩句，但是根據古人的註解，兩句話是錯了簡的，因為這兩句夾在中間，上下文氣不貫，所以這兩句不講。前文「哀公問政於孔子」，孔子告訴他，文王、武王的政治，「布在方策」，寫在書籍上面，「方策」就是，我們現在所講的書籍。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



其政息。」今天就接著上面講。

今天接著就講，既是「為政之道」，你要得「賢人」，自己要「修身」，「修身」從哪裡開始呢？你要學「仁」，「仁」怎麼呢？「仁」的重要點事「親親為大」。再講「賢人」要「尊賢之等」，上次講的。今天接著講，

經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接著講下面，「故」就是把上面的意思講完了以後，就下結論了。結論就是說「所以」，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」，這個「君子」是你辦政治，

❖ 古時講「君子」有兩種講法，一個是讀書、學聖人之道的，要想成就聖人，這個你要學「君子」，可以成為「君子」。再就是指在政治上在位的人，當國君這個都可以稱為「君子。」

在這裡是講在位的「君子」，在位的「君子」你要，要把政治辦好，那你「不可



以不修身」，這個「君子」是因為魯哀公問孔子，辦政治的道理，孔子答復他，所以這個「君子」，也可以說針對魯哀公講的。

做國君，你要想把國事，這個國家治理的，一切都上軌道，你一定要自己「修身」，這在大學裡面講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」，可見得「修身」是重要的，從天子諸侯，一直到讀書人一般的民衆，都要「修身」，所以在這裡講，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」，「不可以不修身」，怎麼個修身法子呢？「修身」下面講，

◆ 「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」，「修身」要有個重點，那就是前面講的，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」，這個「仁」重要，學仁要拿事實表現出來。總得要做了很多合乎「仁人」的，這些事情出來，然後才能夠學到這個仁，那麼有關做合乎仁人的事情很多。

❖ 比如說，我們幫助別人，別人最需要人家幫助的時候，不管是金錢也好、



能力也好，學問、技術也好，只要有合乎他所需要的，我們所有的這些，都要去幫助他，這都是合乎，做仁人的一個事實。

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之中，從自己的父母開始做，孝順自己的父母，就是學仁的根本。

所以論語裡面，孔子的大弟子，有子就講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」，所以講孝悌，孝是孝順父母，悌是尊敬家裡的兄長，所以在家裡講究「孝悌之道」，這就是「學仁」的「根本。」既是「孝悌之道」是「學仁」的「根本」。

「修身」既是要「修道」，「修道」就是「學仁」，「學仁」的「根本」就是在「孝順父母」，因此講到修身就不可以不「事親」，。所以在這裡講，事親就是修身的一個根本，把握了這個根本，然後你辦政治，再治理國家以至於平定天下，都是從這個根本。後來才能夠，確確實實地做得到。



現代的一些人，這個他就不明瞭道理，你說自己家的父母都不能夠孝順，你說叫他來愛護國家、愛護社會一般人，這就是顛倒了，本與末是顛倒了。所以中國的文化，它處處教我們，把本與末分清楚。本末分清楚以後，我們去修身，求學，辦政治，這個你才能辦的成功。所以這裡講，修身以後，講到修身就一定要事親。

◆再接著講，「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」，你要「事親」，「事親」你「不可以不知人」，

按

「事親」就是侍候、奉侍父母，父母的一切事情，你都要做，並且要能夠順乎父母老人家的心。這需要我們瞭解父母的心，知父母，「知人」，否則，孝順父母無法做到圓滿。

所以這裡講，你要「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」，儒家的學術就是人本主義，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麼知道這個人，人就跟仁義道德的仁是一個字，那個仁，你要知道這個仁的時候，你就可以了，比仁



義道德的仁，稍微好學一點就是恕道。這個恕字，恕道是什麼呢？恕是，本來這個恕字是，一個如字一個心字，就是拿自己的感受，來比人家的感受。想一想，這一樁事情，我自己是什麼樣的感受，也想想對方，那就是孔夫子解釋這個字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你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事情，你就不能把這個事情，加給他人。「勿施於人」這就是恕，從這個恕學，學好了以後那就是仁了。

把自己的真誠心發揮出來，以一顆自己的誠心，來侍奉父母。所以在這裡講，「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」。這就是知道人，你就知道，人的心理了，你能夠從「恕道」，來事自己的父母，父母的心理你也瞭解，那你就能夠做到，順乎父母的心了。做一個子女的人，盡孝道並不是說，供給父母的衣食生活所需，這是基本的條件，重要的是在『順乎父母的心』，也『養父母的心』，『養父母的心』你要能夠，明瞭父母的心理，



所以說「不可以不知人」。

你對於自己父母的心理，能夠瞭解，孝道也盡到了，然後你怎麼樣待人，怎麼樣辦政治，待人接物、辦政治，你不管是在什麼位子上，上至天子，以至於國君、卿大夫，無論在哪個位子上，你都要知道人的心理。從事政治的人，以自己的恕道，瞭解父母的心理，推廣到瞭解一般人的心理，這比民意調查還來得可靠。

◆ 所以下面就講接著說，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，你要「知人」，一定要先知道「天」，中庸一開始就講，「天命之謂性」，「天命」這個天是天然。這個天然而有的這個「性」，我們人人都有的，人人本來就有。因此在這裡面講這句話，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，

❖ 「思」就是你想象，你想到了。你想到要「知人」，那就「不可以不先知道天」，「天」就是「天性」，必須知道「天性」，這有什麼好處呢？

❖ 孟子：「不學而能」的這個能力不是



學來的，而是本來就有的，這叫「良能」，「不學而知」的，這個「知」不是學來的，這叫「真知」，是「良知」。所以孟子講人人都有「良知良能」，它是「天性」裡面出來的，「天性」它有這個「真知」，這個真知就是自己「本性」裡面發出的作用。古時候你做一個諸侯，或者是做天子；在現在，你就是在國家做一個公務員，做一個機關首長，這個都算是政治。你發揮你的「良知良能」，就知道，什麼是「善」、什麼是「惡」，社會人群，它的是非善惡，你自自然然就明瞭了。

那麼你辦政治，你明瞭這個是非善惡，你所做的事情，都是合乎一般人的需要，甚至於一般人他自己還不知道，因為一般人他的學問也不夠，有學問的人，在古時候並不多。就現在來講，讀書的人雖然很普遍，但就是自己的利益，他有眼光看的很遠的也不多啊！大多數的一般人只知道眼前的一個小



的利益。你是一個政治家，一般人看不到的，你把一般人長遠的利益，你瞭解了。「良知良能」雖然人人都有，但是人人都被他自私自利的，這種不好的習氣，把它蒙蔽了，蒙蔽了這個「良知良能」了。

那麼你是「知天」哪，知天就是知道自己的「天性」，這樣你的「良知良能」就能夠發揮作用，那你能夠辨別是非善惡，把你所治理的所有人，他們長遠的利益，你看得到。就同一個家裡的父母，對待兒女一樣，所給他的教育，給他一切他所需要的這些，衣食住行種種的教化等等，你就是憑你看得很深遠的眼光，這個「真知」，你在輔導他、教養他。你辦政治像父母這樣，對待兒女一樣的來，對待一般人，你就是「明君」，是聖人、聖君。所以在這裡講，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。

你知道「天」以後，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自己就從自己的理性來出發。在政治上一切的措施，該辦哪些事情，怎麼樣地



教導老百姓，古時候辦政治，最重要的一個是「養民」，「養」活一般人民，再呢是「教民」，教育一般人民，「養民」就是行政上面，種種的政策，推行這個行政，教民就是辦理教育，這是兩大要點。你「知天」以後，你「養民」、「教民」，都有了「根本」了，那麼這個政治一定就辦好。現在是民主時代，一般聽到「養民」、「教民」，大家都不願意聽。覺得我們民衆，一般國民來做主了，在位辦政治的人，你不過是替老百姓服務而已啊！主要的還是老百姓自己，由他來做主。

話是這麼說，實際上現在全世界，就拿美國來講，美國它的政治做總統的人，還是一切，要靠總統來發佈命令，推行什麼樣的政策，一般民眾你能夠做主嗎？遇到比如說布什，美國總統，他要出兵打伊拉克的時候，美國國內老百姓有些反對，反對你也反對不了啊！所以說到實際上的問題，民主是民主，還是以辦政治在位的人，以他為主。既是



以他為主了，那麼他要實行什麼樣的教育，推行什麼樣的政策，那就要靠他的「良知良能」了，他沒有「良知良能」，不是沒有，有是有，他把自私自利的心，被這個私心蒙蔽了「良知良能。」像這樣的總統，你叫他辦政治，他只知道為他自己，你叫他辦教育，他也不知道教育，怎麼個教法子，他也不知道，這就困難了。

所以就是在現在的，這個民主時代，我們研究中國文化，講學術要說「真話」，我們不能夠像競選的人，向民眾拉選票，專門說些選民聽起來很高興的話。我們做學問的人、求學的人，不能夠這樣，我們要說「真話」。說「真」話的時候，你不論在什麼時代，在古時候，你要辦教育，要「教民」、要「養民」。在現代也還是要「養民」要「教民」，在現在還是照樣地，那些老百姓，他無論是讀書獨到什麼程度，他的手裡沒有「公權力」，沒有公器，你在位的人，你有公器。器是器具，政權在你



手裡面，你有「公權」的這種力量，你有「公權力」的話，你要怎麼「養民」、怎麼「教民」，完全取決於你。所以這個時候，就是在民主時代，還是少不了，這樣的政治，真正這樣就是政治家了，這樣的政治家來辦政治，那就是古時候，聖賢再來的人了。

所以這就說了，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，知道「天」的時候，然後一切就是從理性上，「良知良能」來辦事了，這是孔子答復魯哀公，非常重要的一個「知見」，孔子這個「為政之道」的原理原則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魯哀公能夠，聽到孔子這樣，解答他的問題的時候，他雖然在那個時候，他無能為力，但是從根本上，慢慢地來做的話，還是有辦法的。可惜他，沒有瞭解得很深刻，聽過之後，沒有什麼很大的效果。

雖然如此，我們後代的人，只要是辦政治的話，都不能離開這個原理。所以從孔子，對魯哀公講這個理論之後，從孔子以後，漢唐宋一直到明清，就算元朝



也是，照孔子講的話來做。所以中國的政治，那些明君在位的時候，沒有不學孔子的「政治之道」的。今日之下我們講【中庸】的時候，不但著眼在我們自己的國家，同時也要把這個學術思想，能夠往外發揚。

天下之達道五

前面講到「為政在人」，然後要「修身」，「修身」從自己「事親」開始，「事親」你必得要「知人」，「知人」必須要先知「天」。現在這裡就接著講，「知天」的時候，你要知道「天」是「天性」，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這是「天」。

經 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

◆ 這裡的「天下之達道五」，「天」就是「天道」，「天下之達道」，「下」是我們人都是在天之下，都是天下人。

天下人這個「道」叫「達道」，「達」照漢儒鄭康成的註解，『達者常行，百



王所不變也』，「常行」這個很重要，所謂「達」這個字，「常」就是當永恆的「恆」字講，「行」就是照著這樣去做，永久這樣去做，「常行」，講的是「達道」，『常行之道』，這個「道」，一直永久的這樣去實行。誰在實行呢？這是講對魯哀公問的「為政之道」，那就是對辦政治的人來講的。既是對辦政治的人來講，在孔子那個時候，還是周家的天下，周天子叫王，周王。

所以鄭康成在註解講，『百王所不變也』，百代表這個數目字，並不是說只是一百個就算了。

❖ 中國這個數目字，十是個滿數，百也是滿數，到萬也是個滿數，它都是代表一個圓滿的數目字。

別說在周家那個時候不能變，

❖ 夏商周這三代，三代都叫做王，稱王。三代以前的堯舜稱帝，說是五帝，五帝、三王，這個王是往以前的三王，往後凡是國家的君主，都是稱王了。



「百王所不變」就是凡是做國君的人，對於下面所講的五種「道」叫做「達道」都要實行的，所以說「天下之達道五」。那個時候，中國就是「天下」。在現在整個地球就是「天下」，全世界無論哪一個國家，不管你是實行民主政治，或是君主立憲的政治，不管你這個國家是什麼體制，你只要做這個國家的國君的話，這個中庸裡面所講的「達道」，都要照這樣去做，才能把你這個國家，治理得一切都上軌道，盡善盡美，所以講「天下之達道」。在今日之下，全球要想，把天下治得一切都好，世界和平，每一個國家都是國泰民安，這『五種達道』，都是非常需要。

◆ 「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」，就是把「五種道」要能夠實行得很徹底，有三個原則，照「三達德」來實行的話，就能行得通。「天下之達道五」，這是一個說比喻的話，好像一個「道路」，你按照這個道路去走，你會走到最理想的境界。學聖人，你就可以成爲聖人，辦



政治呢？你就是「聖賢」所辦的政治，就是確實地能夠利益天下人。「所以行之者三」，這個「三」等於交通工具一樣，有了這個工具，你才能在這個「達道」上能夠，很快地、很穩妥地，到那個目的，到那個境界。

◆「達道五」，『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』，這是「五倫」，辦政治，「人」是一個主體，以人民爲「主」，不以其它爲主的。

❖現在講民主的時候，固然是不錯的。這個民主實在來講，我們中國固有的學術，也是講民主，不過沒有提出這個名詞出來，它所做的，實際上就是民主，而且是最切實的民主。這怎麼說呢？你看這個「五倫」，「五倫」就是從家庭到社會，所有的人都把它，按照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關係，把它分爲五種相對的「倫」。「倫」當「類」字講，也當「理」字講，五種、五類，這個類叫「五倫」。君臣是一倫，父子是一倫，夫婦是一倫，



昆弟就是兄弟是一倫，朋友又是一倫。

這個「五倫」，先從家庭講，個人住的自己的寢室，那叫「室」，就是家庭里有夫婦，夫婦在寢室，這是個「室」這是一倫。從這個寢室出來，這就是家了，有「父子」、「兄弟」，「父子」、「兄弟」，加上「夫婦」，「室家」合起來有「三倫」。

社會上的人，「君臣」是上下的關係，現在各種團體，都可以有「君臣」的關係，屬於這一倫。除此以外是平等的關係，就是「朋友」，所以只有「五倫」。那麼在社會上，把「君臣」、「朋友」這兩倫，也就是說全部包括了，連同室家「五倫」。包括得沒有遺漏的。「五倫」不能再多，也不能少。這個「五倫」，不是在孔夫子這個時候才有的，從伏羲氏畫八卦的時候就有這個「五倫」。所以中國文化制定這個「五倫」，辦政治、學聖人，這是一個「天下的達道」。在禮記裡面，禮運篇裡面也講到這



個「五倫」，它提出『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兄良、弟悌』，五倫是五個對待的關係，就是十種身分的人，各人有各人應盡的「義務」，這叫『五倫十義』，「義」是應該這麼做的，『義者宜也』，「宜」是做人做事情，應當這麼做的，就叫做「義」，也叫做「正義」。父慈是義，子孝是義，兄友、弟恭。或者是講兄良、弟順，做兄長的對待弟弟，要友愛他，對他要好，弟弟對兄長要「恭敬」。

這個彼此，個人盡到自己的「本義」，君是什麼呢？『君仁臣忠』，做個仁君，他要有仁義的「仁」，仁義道德的「仁」，做臣子要能夠「盡忠」。夫婦，要能夠互相「尊敬」，「朋友」怎麼呢？「朋友要講究「信」，互相講究「信用」，在這裡講，『朋友之交也』，家庭裡面是「天倫」，分不開的。「君臣」它是道義結合，他是上下的關係，朋友也是道義結合，「道義存在」就是「朋友」，「沒有道義」不能夠交朋友的。君臣



之間，他互相有權利義務的，朋友之間沒有這個，他彼此要講究「交」，「交」是互相交往，講究一個「信用」。

從這五種做了以後，才能算是一個人，所以在禮記的，禮運篇裡面所講「十者」，就是父慈子孝以至於，朋友之交，這個十種，『各盡其義』，這叫「謂之人義」，做人有應該守的「義」，「義務」。所以這個，從「天倫」到社會人群的「道義」。一個是「天倫」，一個是「道義之交。」把所有的人類，都把他很有「秩序」，有「系統」，把他給合起來了，給合起來所以，天下就如同一家人。

下面就講了，這五種道，去實行的話，要有實行的工具。

經 知、仁、勇，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這就是「三達德」，「三達德」，這個「知」是（讀智）智慧的「智」，經典裡面凡是這個「知」字，遇到講到「智慧」那一方面，它都是當「智」字用。因此



在這裡講，『知仁勇三者』，「知」是「智慧」，列在首要的一個地位。「仁」就是待人要「仁厚」，開始要講究「恕」，「恕道」。「勇」是勇於做事情。這一個「三者」有它的「關係」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比如說這個「知」字，前面講「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，「天」就是「天性」，這個「智慧」就是從「天性」裡面出來的。

剛才講孟子說的「良知良能」，「良知」就是這裡講的智慧，有良知，他有「真智慧」在這裡。他自然心理一切都是明白，看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不會胡塗的。我們現在人，哪個人不胡塗啊，有些人說：我念書念得很多，我的學歷很高。你的學歷再高，只要你還有自私心在那裡，你再多的學問都不管用。你就是發明瞭，全世界都公認你這個，你這個發明出來，對人家有用處，你也到政府里登記申記專利。好了，你申請專利，你自己有利了，有錢可賺了，那你的「智慧」就不管用，你就不是「真



知」。你做的事情，你發明再多的時候，對人家有什麼好處啊，不過是為自己，賺了很多利益而已。

❖ 「知」，它是「良知」，一切爲人的，不是爲自己，辦政治，能夠把政治辦得好。

❖ 「仁」是「良能」，做那些合乎「仁」的事情，古時候那些「明君」，所謂「明」有「智慧」、有這個「仁」，他辦政治就是「仁政、德政」，「智慧」才能看清一切事清。「仁」的時候，他就知道這個事情，哪個事情該辦，該辦的事情就去做。

❖ 「勇」是去實行了。一個人知道該做，而沒有「勇氣」去做，那還是落了空了，那還是沒有用處的。

辦政治的人，假如你現在，你辦政治，你辦政治你知道，要辦一件，真正有利老百姓的事情，應該這樣去做。但是你又想到，你照這樣去做的時候，一般民眾，他不知道你做這個事情，對他有什么好處。你一如現在在他家門口，給他



修一條道路，他現在沒有錢，繳不起學費了，你給他補助一點學費。窮人牙齒掉了，裝不起假牙，你給他裝一個假牙齒，這個人家一般很好。

你做這個事情，沒有做對於所有的民衆，根本上的利益，民衆的教育，兒女的小孩子的教育，根本的教育，怎麼個教他做人之道，你這個忽略了不肯去做。你做的話就怕人家反對，你這個就是沒有「勇氣」去做，所以「勇」很重要，「勇」是勇敢。

◆ 因此，『智、仁、勇』，它是三種「達德」，知也是德，仁也是德，勇也是德。德是「性德」，「本性」上就有這個德。憑著這個「性德」，你才能把這個「天下五達道」，才能切實地去實行。實行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政治方面來講，你就能治國、平天下，那真正地做到天下太平，世界和平。就你個人「修道」來講，你就能夠成爲聖人，這就是「三達德」。

◆ 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，這個實行的「一」



就是「天道」，「智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」，都講這個「天」啊。「誠者天之道也」，「天道」就是個「誠」字，「行之者」，就靠這個誠心，誠心一絲一毫的虛假都沒有，就如同父母，對待自己兒女一樣，學這個「天下之達道五」，「天下之達德三」，就是用「一誠」，總合起來，「達道五」由「達德三」來行。

再一總結起來，就是靠這一個「誠」字，「誠」「原動力」，

❖就拿交通工具來說，無論是在陸地上的車輛，各種車輛，海裡的輪船，空中飛的飛機，沒有動力不行的，在這裡講動力就是「誠」字，你沒有「誠」的話就等於開飛機，沒有燃料在發動，那飛不起來的。就是陸地上的車輛，沒有燃料，你也發動不了。

所以「行之者一也」，也就是「誠」，我們學道、辦政治，「誠」是第一個要素。你辦政治要「誠心」來辦的話，自然而然地，天下的民衆都來歸心於你，



他的心就歸向於你。

學這個「五達道」、「三達德」，這都是從「本性」裡面來的，這些事情，有的是「生」來就知道，有的是「學」來的，下面接著說了，

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

經



聖人他是「生而知之」的，

❖ 中國講的，軒轅黃帝生下來沒有好久，他就會說話，這就是「生而知之」的，

❖ 孔夫子在小孩子的時候，跟鄰居那些，一般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時候，他就擺出祭祀用的禮器，那種祭品在那裡演禮，那個時候他也沒有上學，他就是「生而知之」，聖人，其它還有賢人，也有很多。

❖ 唐朝白居易，生下來七個月，他就認識之乎也者的「之」字，有無的「無」字，之無二字，他生下七個月他就認識，這是賢人也可以辦得到。那麼生而知之是聖人，他知道的。



◆或者是「學而知之」，學了就知道。或者學而不知道，是「困而知之」，不能一學就知道，他要經過很困苦的，很辛苦地來學，勤勤懇懇學才知道。

◆「及其知之，一也」，這是開發前面講的，『智仁勇』的知，「生而知之」，當然生來就知道沒問題就好了。「學而知之」呢？「困而知之」呢？那當然不相等的，這三個層次都不同，但是，「及其知之」是「一也」。到了知道究竟，你把「本性」上「智慧」開發出來，境界是一樣的。

下面這是「行」，這是講「知」，再講「行」，

經 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

◆「安而行之」，他非常自然的，我們就拿「行仁」來講，你辦政治，你要實行「仁政」，一定要對老百姓，有長遠的利益，這樣做你才安心，不這樣做就不安心了，這叫「安而行之」。

◆「或利而行之」，爲了某種利益如在今



日之下選舉嘛，當然要爭取選票，爭取選票你有爭取的辦法，你要真正做一些有利於老百姓的事情，你的選票真的可以爭取到，這叫「利而行之」。

◆ 「或勉強而行之」，「勉強」是不得已的環境之下，（被逼得）不這麼做不行，他是「勉強而行之」，不管怎麼做，「安而行之，利而行之，勉強而行之」，結果成功是一樣的。你這樣做的話把政治辦好了，是一個目標、一樣。到最後成就聖人了，「安而行之」已經是聖人了，沒有問題了，「利而行之」，「勉強而行之」，到最後成就的一樣，你跟那個「安而行之」是一樣，一個境界。『人皆可以爲堯舜』啊。

❖ 孟子舉顏淵一句話，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」啊，我只要按照舜帝那樣的，做那些有利於天下人的事情，一絲一毫不爲自己，我長期這麼做，我就能夠成爲舜帝。

所以在這裡講，「及其成功一也」，就



儒家的學術來講，你能夠這樣做，一個前面的「知之」，你怎麼樣「知」，到最後「知」，都是開發「真知」，「良知」都開發出來了。後面這個「行」，行到最究竟處，聖人成就了。「真知」，「真智慧」，聖人一切那種能力，全部都開發出來了，那你就是聖人。

孔子講這個非常完整，教魯哀公瞭解辦政治這個道理，就從這些地方來實行，魯哀公當然是普通的國君，「賢人」沒有到，就跟我們普通人一樣。雖然我們現在，也沒有在政治上做任何事情，我們果然這麼做，你辦政治也辦得好，你學聖人也一定能夠成功。

子曰：好學近乎知

這一段就接著上回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安而行之」，從那兩段講到最後就是，「及其成功，一也」，今天就接著那個講。

經

子曰：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



人，則知所以治，天下國家矣。

孔子家語裡記載了孔子對魯哀公說了上面那一條，就說你要，治理國家治得好的話，那麼要行「五達道」、「三達德」，行這個「三達德」，你無論是知道這個道理，或者是要按照這個道理，去實行的話。人他的天生的秉賦不相等的，有的是「生而知之」，有的學習才知道，尤其在「行」的這一方面也是這樣，有的生是「安而行之」，有的是「利而行之」，還有的是「勉強而行之」，不管是哪一等的，到了成功的時候都是一樣，說到這裡為止。

魯哀公就說了，像我，魯哀公自己稱呼自己，別說是「生而知之」了，也說是「安而行之」了，就是「學而知之」，或是「利而行之」的話，我也不知怎麼辦好啊。

所以孔子接著就跟他講，一個是「智」，一個是「仁」，一個是「勇」，這就是剛才，開頭念的這一段幾句話。

◆ 「好學近乎知」，這個「知」作智字講，



經典裡面凡是講「智慧」的「智」字，都是用這個知字，這兩個字是同一個字的。你要對於一樁事情，懂得它其中的道理的話，「生而知之」不必說了，他「天生」就是那麼聰明，他是過去世學過來的。就是「學而知之」的人，以至於「困而知之」的，都是要「學」，要好學，你對於天下的這些學問，你對它發生有所愛好，一愛好，在求學這一方面，不能說馬上就得了「智慧」。

但是『近乎知』了。「智慧」這個「智」字，是我們每個人本有的。就是我們一般人，被世間、世俗人的這些「習氣」，把我們的本性遮蓋了，使我們這個「本性」發不出作用。這就是講我們的「智慧」，用不出來，因此我們要開發，就是一般現在講教育，真正的意思，就是要啓發我們本有的「智慧」。

所以求學很重要，一般講求學有求學的方法，這裡「好學」，我們把求學的方法，學問的方法，求到了，那麼我們就能夠，開發自己「本性」中的「智慧」



。這個求學的方法，現在一般人講求學，就是求這些「知識」，「知識」你要懂得運用它，對你才有用處。你如果不知道怎麼用它，反而妨礙你開發自己「本性」。老子曾經講：「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」。「爲學」是求學，我們現在一般人，都瞭解的上學校讀書，這就是「爲學」。你這個學問，你無論是學科學也好，學語言文字也好，都是一天一天的增長，叫「爲學日益」啊。

「學問」愈豐富，覺得自己比人家都高明，人家都比不上我們了，自己愈「傲慢」了，這種「傲慢」對於我們要開發自己「智慧」，反而是一種「障礙」。必然要如同老子所講的，「爲道日損」，「爲道」就是你求學之道，你要懂得這個道理，懂得這個道理就是老子講的，道德經的「道」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講的，志於「道」的「道」，你要知道「修道」『日損』，一天一天減損。減損的什麼東西啊，減損自己那些「傲慢心」，「貪求心」，「損人利己」的



心。

這個不但老子這麼講，孔夫子在，周易裡面也曾經說，「懲忿窒欲」，「窒」就是把它堵塞起來。「窒欲」，人人都有欲望，你要是真正好學的人，就要把這個欲望堵塞起來。人人都有忿恨的這種心理，有忿恨的心理起來的話，想辦法把它懲罰，把它制止下去。孔夫子也是這麼說的，這個就是「好學」，就要學這些方法。

『懲忿窒欲，爲道日損』，就是「好學」在這上面用功夫，天天往這上面追求的話，這個目標定住了，然後這個世間的學術，一切學問，甚至於包括那些科學的技能，也都包含在這個「好學」的範圍之內，這樣的話，我們學的世間的學問愈多，懂得技能藝術愈多，自己就把這些學問技能約束在『爲道日損』，以及『懲忿窒欲』這個方法之內，由它來領導我們，開發自己「本性」中所有的「智慧」。

懂得『爲道日損』了，那所有世間的一



切學問，都是能夠提供『爲道日損』的種種的方法，那這樣我們，開發自己的「智慧」很容易了。

所以講「好學近乎知」，能夠這樣把握了「好學」的那個原則，把一切外面的學術學到之後幫助我們向「自性」中來開發本有的「智慧」，這個叫做「好學近乎知」，這個「知」才是真正的「智慧」。能夠「近乎知」了，我們在世間做任何事情，你都能憑著「智慧」來辦事情。

❖ 不是跟一般人那種「知見」，一般人的「知見」怎麼呢？你問他爲什麼辦這個事情，他總是說，考慮對自己有沒有利益，這就跟「智慧」完全相反的。

真正的智慧，辦事不是爲自己，私人的利益來辦事，而是純粹爲天下人來辦事情，這兩者大不相同。用在政治方面，他這種智慧的話，他一開始設計一個政策，他的著眼點，就是公平正大的，而沒有自私在內，這種政治，他一



定辦成功。所以說「好學近乎知」。

◆ 「力行近乎仁」呢？有了「智慧」，「用」出去啊，必須要「實行」，你不用事實來表現。行還要加一個「力行」。百折不回，遇到任何挫折，也不能影響你，這叫「力行」。

這樣雖然還沒有把這個仁完全做得到，可是你照著這個方向去做就「近乎仁」了，「近乎仁」，也有淺、也有深的。只要「力行」，不斷地去做，總有一天到了圓滿的地步。「仁」到了圓滿的地步，就是成就聖人了。

◆ 「知恥近乎勇」，「勇」是勇敢，非常積極。上面講「知」，講仁，這是屬於前面講，「生而知之，安而行之」，這兩段，這裡講要「好學」、要「力行」，好學、力行都是在與自己的「惡習氣」作鬥爭，沒有「勇氣」做不到的。累生累世的習氣根深難拔。所以除了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」以外。還要「勇」，看見別人特別是同學成就聖人了、成就賢人了，自己還是普通的一



個匹夫匹婦，要想自己做一點有利於人群的事情，沒有任何能力，這就感覺「羞恥」啊。感覺「羞恥」的時候，就趕快去做，做了就有了「勇氣」和「信心」了，

「知恥近乎勇」的「勇」不是「匹夫之勇」，而是「道德之勇」。我們學聖人，並不是說，我們自己只在這裡學，一方面自己在學，另一方面也要幫助別人，也要有「勇氣」，尤其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要把聖人的這種教育，跟一般人來介紹，來講給人家聽，大概現在，很少人願意接受的。甚至人家還說一些風涼的話，說你不識時務呢。要有「道德」的「勇氣」，不管人家接受或是不接受，我們都有「勇氣」去做，你為什麼有「勇氣」去做呢？我們學「聖人」學「賢人」啊，「聖人賢人」。

❖ 比如說孔子周遊列國，他到處遇到有不少那些「隱士」，品德學問也都很好，但是他還沒到聖人的地位，他不瞭解孔夫子。所以勸告孔夫子還是隱



居起來好了，孔子不聽他們的話，仍然到處勸告人家來「學道」。

❖ 我們學孔子，學聖人，不能學聖人那種行為，我們就感覺「羞恥」了，別說學孔子聖人了，就是孔門之中那些大弟子，都是「賢人」。

❖ 孔子那些大弟子，像閔子騫，他是個孝子，子路也是孝子，子路在少年的時候，家裡很貧窮，自己在一百里以外的地方，背了一袋米回家養他的母親，「孝行」很多啊。這就「近乎勇」了，

「勇」這個字，專門指的是在好的事情方面，凡是『孝悌忠信』，這些事情都是好事情，這些事情要「勇敢」地去做。

❖ 凡是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像今日之下，一般年輕人在家庭裡面，也不聽父母的管教，在學校裡面，也不聽老師的教導，這個你鼓勵他有他的人權，認為管得太嚴格有損他的人權，說這些話就是不懂真正的教育。實際是害了他。凡是現在青少年，不聽家長的



教化，不聽老師的教育，不能夠鼓勵他，那不是這裡所講的「勇」，他那
是「不知恥」啊，

這個「勇」是講「知恥」，「知恥」是講在「道德」方面，一知道「恥」了，他在「道德」方面，就勇敢地去做了，所以叫「近乎勇」，「勇」也是無止盡。只要「知恥」，凡是屬於「道德」這一方面的事情，一「知恥」，就是非常積極勇敢地去做，這就「近乎勇」了。

◆『智、仁、勇』這三者，互相有連帶的關係，「智慧」要能實行，實行的時候不能只講，而且要「勇敢」地去做。你「勇敢」地去做，要有「智慧」在指導，不憑「智慧」就勇敢地去，那是「膽大妄爲」。

❖就跟現在那些飆車族的人，他騎了機車，在路上成群結隊地，那樣橫衝直撞的，「勇」是勇，那不是「知恥近乎勇」啊，那是「不知恥」的勇啊，完全是「愚痴」的人，

◆所以「勇」要有「智慧」在那裡指導它。



「仁」是關懷人家，不是自己好怎麼做就怎麼做。

❖ 你就拿飆車族來講，他有什麼仁啊，在路上他的車子騎得那麼快，別人看他一眼，這幾天傳播媒體在報導，有人在旁邊看他一眼，他馬上就舉槍來殺人家了，你說這是什麼「仁」啊。所以你這個「勇」，要合乎「仁」的，因此『智、仁、勇』這個三者，是有連環的。那麼知道，『智、仁、勇』這三者有連環的話，缺一不可。

❖ 「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」，這「三者」，你不能學一種，「三者」同時來學，知道這個「三者」，你就知道所以「修身」了。「所以」就是所以然的，「所以修身」就是所以然的道理，就是講究「根本」之道，「修身」的根本之道，就是要知道『智仁勇三者』。所以說「知斯三者」，「斯」當此講，此就是當這字講，知道這「三者」，你就知道「所以修身」，

◆ 你知道怎麼樣地「修身」了，「知所以



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」，知道怎麼樣地「修身」，然後自然就知道，怎麼樣「治人」了，「知所以治人」，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」，你知道怎麼樣「治人」，「治」就是治理，然後就知道怎麼樣治天下國家。

所以鄭康成在這裡註解，就是鄭玄，

鄭玄，注，有知，有仁，有勇，乃知修身。則修身以此三者爲基。

那這個「修身」，就以『智仁勇這三者』做基礎，而這「三者」就是從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」來的。在【大學】里也是講，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』，「天子」，一直到「庶人」，「庶人」就是一般民衆，庶當衆字講，從「天子」到一般「民衆」，「壹是」，一切都是「以修身爲本」。「智仁勇」就必須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」，在學『智仁勇』的時候，就是「修身」，一方面自己要成就聖人，另一方面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因爲他知道天下任何人，都有【中庸】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

注



的「性」，這個「本性」是共同的。

在懂得學聖人之前，首先在今日之下，要破除人家的錯誤知見，一般人錯誤知見，聖人是聖人，我們是普通人，我們學不了聖人，這是自己不明道理。這種不明道理，我們首先要讓一般人，破除這個「知見」。那就是中國文化儒家所講的，『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為孔夫子』。我們現在就要，在一方面修身的時候，一方面處處，著眼點就是教化別人，勸導別人。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

這是接著上面，孔子講「好學近乎知」，以至於，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」，你要知道『智仁勇』這三者，你就知道怎麼樣『修身』了，知道『修身』，然後就知道怎麼樣「治人」，怎麼樣替人家辦事。然後一層一層地講，知道「治人」就知道『治國』，『治國』就是治理天下。

經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，



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

◆講到這裡之後，孔夫子恐怕魯哀公一聽，這還是一個很概略的講法，因為魯哀公問政，問治國的一種方法。所以下面，更具體地講，一共有九條，所以下面說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」，這個「經」字，當「常」字講，也當道路的「路徑」講，「徑」，一個道路，當道路講，也當做方法的法字講。意思是一個那就是說，凡是為「為」就是治理，治理天下，以及治理國家，有『九經』，有九條這種方法，或者是九條道路，好懂的話就是九大方法。而這個「經」字除了當方法講，或者當道理講，九個道理。這個「經」字還當『常』字講。治國、治理天下的這種道理，它不管在什麼時代，真正地要，為著天下蒼生好，為他們真正的利益來設想的話，那就要按照這九種方法來實行。這個九種方法，不論在哪一個時代，都是用得上的，而且你違背了這「九經」的話，天



下國家就治不好。所以這裡說，「天下國家有九經」，因此，雖然下面是對魯哀公說的。

❖ 一直到後來，我們現在是現代了，那個時候孔子講天下，是周天子那個天下。現在的天下又擴充了，全世界就是整個地球，叫做天下。現在整個地球的天下，你無論是哪一個國家，要想把你這個國家，治得一切都有道理，一切上軌道，治得國泰民安，進一步地，來謀求天下太平，也要按照這個九經，努力地去做。所以這個經是當常字講，它是永恆的，不論在什麼時代，都要依照這個方法去做。

「九經」的名目

◆ 第一個名稱叫「修身也」，「修身」重要啊。做天子，做一個國家的君主，就是諸侯，「修身」為根本。

❖ 那個時候，在孔子以前的，孔子最敬佩的就是，堯舜的禪讓政治，他能夠禪讓，「修身」是根本。

「修身」怎麼來的呢？修身就是從大學



講：『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』，從這個程序來的，講修身就是前面那幾個，都要講求的。堯舜都是聖人，就是「修身」，第一個是「修身」（格物致知）。

第二是「尊賢也」，尊重賢人，「賢」是指的品德好，還有他有辦事的能力，這叫「賢人」。你無論做諸侯，就是一個國家的君主，更高一層次是做天子，在現代來講，無論是大國小國，做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，總統也好，首相也好，都是國家的元首，你都要「尊賢」。「賢人」，

❖ 怎麼尊敬他呢？聽取他所建議的辦法的這些道理，你才是尊重這個賢人。不一定是做你的臣子，他或者可以做你的臣子，或者不做你的臣子，你不尊敬他，於治國、平天下的這些道理，他不會告訴你的。他知道，你不尊重他，他就是告訴你，你也不會採納。

❖ 既是「尊賢」了，相對地，你就要把



你身邊的那些不是『賢人』，自私自利的小人，疏遠他，甚至不用他。否則，你身邊用的都是小人，那個『賢人』雖然貢獻他的意見，上了萬言書，很寶貴的，結果你身邊這些小人，把它一曲解了，讓你不會採納它。

❖ 小人在古時候講「佞」，『佞臣』，專門說你喜歡聽的話，專門迎合你的意思。雖然你是明君，但是他溜鬚拍馬、見風使舵的話講多了，你不知不覺之中也會接受他的意見的。所以最好的辦法，不要用那些『佞臣』，這是「尊賢」的一個重要的原則。

◆ 第三是，「親親也」，「親親」是，上面這個「親」是當動詞講，下面是指家裡的父母親，父母親下面就是兄弟，這個夫妻，這都是親屬，最重要的就是對於父母要「親親」，「親親」就要講「孝道」，孟子講「親親而仁民」，親親是仁政的基礎。

❖ 現代教育教人家不講孝道了。我們



現在學儒的話，要想學聖人的話，這裡孔子是講，教魯哀公治國的方法，治國的方法也要從「親親」，從孝道講，我們普通人的話，更需要講究孝道，你才能學好聖人，所以親親是第三個。

◆「敬大臣也」，這個「大臣」，就現代來講，國家的國君以下，各部門的首長，這都是「大臣」。

❖尊敬他，不僅是你對這個「大臣」很有禮貌，待他很恭敬，這個敬字表示『尊重他的職權』。不要處處來干擾他，這就是尊重，「敬大臣」，大臣有大臣的權限。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

◆「體群臣」，「群臣」就跟「大臣」不一樣，「大臣」是管國家的決策的，他在國家，各種重大的決策方面，他提供你重要的一個方法。那就是說，由大臣來制定國家重要的政策，提供你決定。

❖比如說拿現在一般國家來講，國家有司法，有立法，有行政部門，管行

政的有行政的大臣首長，管司法的，有司法最高的首長，你既是委任他，做司法這一方面的首長了，那國家司法這一方面，你就不能『干擾』他，讓他在司法他的權限之內，由他來執行，這是講「大臣」。

「群臣」是中下級的臣子，「體」是體諒的意思，你對於一般的公務員，很多，他對於國家重大的決策，國家重大的政務。現在一般國家分成一個是政務，一個是事務，大臣是政務官，群臣叫事務官。

❖ 對於這個事務官，他們辦事情許多時候很辛苦，也許有一些辦得不夠周到，那你就體諒。體諒怎麼呢？設身處地，不是那麼嚴重的小的瑕疵，也不必故意那樣挑剔了，既是「群臣」，他不是「大臣」，他擔任這一份工作，所得的薪俸也不會很多，工作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。你做一個國君的人，能夠體諒他，這是治國的，也是一種道理。



◆再講「子庶民也」，「子」，這個當動詞講，「子」本來是一個小孩子，父母看這個兒子那叫「子」。小孩剛剛出生，什麼也不知道，那叫『赤子』，這個是需要父母來關心他、照顧他，你做國君，你對於「庶民」，「庶民」就是一般民衆，當做自己的子弟一樣地看待。以待自己兒女，那樣地關心的那種心理，來待老百姓，這就是『愛民如子』了。你做國君要治理國家，就要這樣愛護老百姓，這叫「子庶民」。

◆再「來百工也」，「來」字，是一個假借字，在這裡讀賴，

◆本來這個「來」字是一個種『麥』的，那個象形字，後來這個來字，借用來往的來字，借用來往的來字就是動詞了，又不是來了，讀賴。

再把它引申的講法，「來」是『招徠』的意思。「百工」就等於現在，一切的科學技術人才，一切『工藝』的人才，『工商業』這一方面的人才。你要「來」之，就是『招徠』他，拿現在好懂的講，



你就是『聘用』他，『聘用』他。

❖ 無論是本國的，是其它國家的，這些有『專業』、有『技能』的人，國家不用他，他就感覺到懷才不遇了。你要是『聘用』他，這個人就爲你所用，國家發展還有問題嗎？所以治國之道，其中之一就是要「來百工」，「百工」這個百，不是只限於一百，這是一個比喻的數目，指一切的『技術人員』，你都要想辦法把他『聘用』過來，這是『用人才』。

◆ 接下就是「柔遠人也」，「柔」是『懷柔』政策，柔和的。「遠人」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就是『蕃國』，這在這裡，他說：遠人蕃國之諸侯也，

❖ 這個蕃字是草字頭，加下面那個番字。古時候跟藩鎮的藩字是一個字，藩鎮的藩就是，在左邊加三點水。唐朝不是有很多藩鎮嗎？

在唐以前在孔子那個時候，各國諸侯，由周天子所封的，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君主，那叫諸侯，那叫藩國，「遠人」



是指那個。

❖ 這裡是孔子對魯哀公來講，那麼「遠人」，魯哀公是諸侯之一。它的這個「遠人」就是，魯國以外的，像齊國、晉國、楚國、秦國這些國家，還有很多小國家。

你都要「柔遠人」，用『柔和』的方法，跟他們講究和平地來往。你這樣之後就是「柔遠人」，包括其它國家的君主，其它國家的一般民衆，都能跟你和諧來往。

◆ 最後講到「懷諸侯也」，這是就天子講。天子所封的各國的「諸侯」，跟前面講的「遠人」不一樣，「遠人」，那個時候講藩國諸侯叫四國，離天子很遠的。這個「懷諸侯」，就包括一般的國君，專指「諸侯」來講的。

❖ 前面「懷遠人」，包括還有不是諸侯在內的，指那些國家的人來講。

這裡專指「懷諸侯」來講，每一個國家都有君主，在那個時候就周天子來講，你要把各國的君主放在心裡面，你要



『關懷』他。就魯國的魯哀公來講，你本身就是一個「諸侯」，「懷諸侯」對於其它的各國的君主，你都要誠心誠意的跟各國諸侯來交往，聯絡感情。相互尊重關懷對方，『和平相處』。

❖ 我們拿現在這個時代，各國的現況來說，除了國君以外，外交人員，有時候也互相來訪問。這個重要的一個原則，就是要自己的誠心，用自己的誠心，你無論是跟哪一個國家，來聯誼、來訪問，才是真正說是「懷」，「懷諸侯」。

所謂「懷諸侯」，就是把他人，『放在你自己的胸懷裡』，這才是真正的「懷諸侯」。

❖ 你有一絲一毫不誠心的話，完全替自己國家打算，處處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利益，你訪問哪一個國家也沒有用，人家把你的『心看透了』，這不算「懷諸侯」。

這是上面這一段，是「九經」的一個名稱。下面這一段，是講方法了、方法。



經

修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則不眩。體群臣，則士之報禮重。子庶民，則百姓勸。來百工，則財用足。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，則天下畏之。

◆ 第一條，「修身則道立」，「修身」有『修身之道』，前面講「修身」從哪裡來的啊，從『致知、格物、誠意、正心』，就用這些來修養自己的『身』，「則道立」，「治國」先要講究『齊家』，「修身」好了的話，你『齊家』，『齊家』有『齊家之道』，『齊家之道』立了，『治國之道』也就立了，怎麼說『齊家之道』立。『治國之道』就立呢？『齊家之道』，家裡『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夫妻』互相和順，這就是『齊家之道』。你辦政治，也離不開這個『齊家之道』，

❖ 在論語裡面記載，有人問孔夫子，你爲什麼不去『辦政治』啊，孔子說，我這個辦政治，怎麼辦政治啊，書云：書經裡面就講，「孝乎惟孝，友



於兄弟」。照著這樣去做的話，你就是『辦政治』，『辦政治』也不過是把『孝悌之道』，推廣到全國。

前面講「親親」就是對父母要盡孝道，「子庶民」就是『愛民如子』，你就是用『孝悌之道』，推廣到全國，那麼就是從「修身」，就立下那個基礎。修身立下基礎，家庭就一定是辦得整整齊齊。『五倫』家庭是『天倫』，一切都是合乎『倫常』了。你『治國』呢？也就是把這個『天倫之道』，推廣到這個國家。所以說是「修身則道立」，「齊家之道」也立了，「治國之道」也立了。在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」，你都要「道」，「道立」注重這個「立」，「立」就立得往，就跟我們一個人一樣，你站得住。在「道」上站得住了，你治理國家，你就是『有道之君』，這個講「修身則道立」，這是『治國』的一個『根本』。

◆再講到「尊賢則不惑」，「惑」，就修養聖人、學聖人來講。把自己的迷惑顛



倒去掉，這就「不惑」。「不惑」這是中庸之道，就是『天命之謂性』的「性」，要開發自己的『本性』的話，就是要「去惑」，「惑」去乾淨那個『天性』就出現了。

這裡講是『治國之道』，辦事情不能糊里胡塗地辦事情，全國的老百姓，都能得到你的好處，都是有利益於全國的民衆的話，你就「不惑」。你要做到「不惑」，你要尊賢，你要尊重賢人，讓賢人來指導你，這才「不惑」。

「不惑」就是說：他制定任何的政策出來，非常的『有智慧』，不會叫人家感覺「迷惑」的，現在這個教育，只注重科學、技能這一方面的教育，『人文』、『道德』的教育，都忽略了甚至於都不講了。不但教育本身叫人家「迷惑」，你教出來的人不知道『做人之道』。他雖然學一點科學技能，用出來都是爲自己的，利益來用的，他的教育學得愈多的話，損人利己的方法更巧妙（精緻的利己主義）。這就是「惑」啦，



『賢人』雖然沒有到聖人地位，也就是把自己的『本性』，沒有完全開發出來。但是他能完全遵照，聖人所講的學術理論，這樣去做，他辦的事情不會『迷惑』的，教育的方向就是教人家明白自己的『本性』啊。

所以他設立的教育，種種的設施，教育的目標，就是教人家，學一個做人的基本。學著『修身』，學著做人。簡單的一句話，就是不要一切爲自己，放棄自私自利的心，大公無私的替人家辦事。教人求學目的就是要『學賢聖』。

所以我們中國過去讀書人都知道，「希聖希賢」啊，求學目的就是希望成就聖人。這個教育的目標，你把人教好了，你的教育政策是「不惑」的，讓所有的人看起來，不會感覺「迷惑」。你把人教出來的時候，他也是一個很明白的人，這叫「不惑」。

◆ 第三句，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」，上面這個「親」字，當『親密』講，當『厚』講，彼此都是非常親密、『親切』，「切」



就是關係最密切的，家庭之中任何一個成員，彼此都是非常「親切」，關係非常密切，這叫「親親」。彼此互相關心，利害是一致的，把家庭里推廣同族的，再推而廣之，中國古時候講三皇五帝，真正研究起來，五帝還是一家人，『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唐堯、虞舜』，他們原來都是一個家族的。所以百家姓，每一個姓上面都用五音，音樂上面五音的一個字來代表這個姓，『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』，一個音代表一個姓，你從這個姓，就從人發出這個聲音出來，他就知道他的家族的血統。一直往上推，推到我們現在所有的人，都不出『三皇五帝』，都是炎黃子孫。古人講「天下猶一家」，基於這麼一個立場來看，想想看我們人多麼厚道。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」，「諸父」就自己家裡面父親，還有伯父、叔父。「昆弟」就是自己家裡的親兄弟，哥哥、弟弟，除了自己親兄弟以外，還有堂兄弟，伯伯、叔叔的兒子、女兒等等，就



是「昆弟」。

能夠「親親」，對於自己家庭裡面，家族裡面，這些「諸父昆弟」，彼此對待，都是非常親密，非常關心，那麼這個「不怨」了。這個不怨不是指外人，指的就是家族的關係，過去我們中國，「怨從親生」。家庭裡面父母養了好幾位兒女，在父母親的心裡面是平等的，愛護自己的兒女都是一樣的。不過有時候，沒有照顧到那麼周到，做兒女的就有「怨」了。因為受寵的孩子的傲慢引發其他孩子的不滿。

做父母的雖然心中是沒有「偏」，可是在所做的表現出來，難免讓兒女有所誤會的，所以做父母的不簡單，他要時常的好好地「用心」，「無微不至」。小孩子不大願意講話了，悶在那裡了，就要注意了，讓他很願意地把心裡的想法跟你講，這個都是父母關心兒女，無微不至的地方，所以「親親」舉這個例子。

無論對於諸父，對於昆弟，父母對於



兒女，兒女對於父母都是一樣的，都要無微不至的這樣關心，體諒對方，這叫「親親」。這樣的話，家庭裡面任何一個人，對於自己不會有什麼「怨恨」了，這是講治國的國君以及做天子的這個人來講的，普通人也是這樣講求，也要注意這些事情。

◆ 下面「敬大臣則不眩」，你『治國』、『平天下』，要用大臣子。

孔子講『爲政之道』，就是借著辦政治的話，就是要開發自己『本性』的，成就聖人了以後，還是回過頭來，仍然替天下人辦政治，謀求福利。凡是辦政治的人，最理想的是聖人，像堯、舜，周公，這個都是聖人了。沒有到聖人地位他是『賢人』，他求這個『大臣』也是有『德行』，有『才能』的人既是這樣的『大臣』，你不能把他當做一個傭人看待，什麼事情都要聽我的，賢能的人，他拂袖而去了。他認爲你這個人不是一個『賢人』，不是一個『明君』，他不肯跟你辦事情。



前面講的『尊賢』，這是講『敬大臣』，『大臣』是你正式聘請他，在你的朝廷里當臣子，你尊敬他，他來幫你辦事情的時候「不眩」。你任用這個『大臣』，「也任得其人」，這個人一定是一個有『才能』、有『品德』的人，他來替你辦事，辦得有條有理的，不會亂。「不眩」就是很明明白白的，不會亂，更不會錯誤的，這是敬大臣的這種效果。



「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」，「大臣」是掌理國家，一個部門的領導人，就拿周朝來講，周天子，有一部周禮，周禮設的有天官、地官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春有春官，夏有夏官，一共叫做六官。「大臣」就是設的各官的，領導一個部門的一個大臣。「群臣」就是在「大臣」以下的，一般的臣子，「群」是群眾，一般的小臣子。你要體諒他，他辦事的能力有多少，就是量材適用，你對他不能『求全責備』，就是偶爾犯了一些過失，你也能夠體諒他，這叫「體群臣」



，你能夠體恤、體諒，站在「群臣」的立場，替「群臣」來著想，「則士之報禮重」。「士」就是普通的官員，就是「群臣」，他們就是更重的來報答你。你對他有一分的『體恤』，他可以回報你十分的報答，報的『禮重』。

◆「子庶民則百姓勸」，「子」當動詞講，『子愛庶民』，就是一般「民衆」了，「庶」當衆字講，「民衆」，衆民就是「民衆」的意思。你要把全國的「民衆」，當做自己的兒女一樣看待，「則百姓勸」，「勸」『勸勉』，你這樣關心他、愛護他，全國的百姓就來擁護你。他的心心念念地，都來愛護你這個國君。只要你真心的來關心他。

◆「來百工則財用足」，這是「來」是『勞來』，對於「百工」，各種一般做事情的人，你要慰勞他，常常關心他。「百工」就代表各種的人才，自古以來無論哪一個國家，人才非常重要，你能夠『勞來』『人才』的時候，你給他報酬很優厚，處處關心他，百工人才都來



了，有人就有財，他的各種發明，各種事業就發展出來，你的國家的財富，自然就充足了，就是「則財用足」。

◆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」，「遠人」是什麼呢？從遠方來的人，包含是外國人，外國人到你的國家來，比如說無論現在哪一個國家，都有僑民，外僑，你要用懷柔的對待他，這樣「四方歸之」，四方人都來歸向於你。

◆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」，「懷柔」各國『諸侯』，那各國『諸侯』都來歸向於你，所謂「天下畏之」，由於你能夠，對於各國的諸侯，用「懷柔」的政策來對待他。你做天子，你心裡時時刻刻想到他們，這就要關懷他們。你能夠這樣關懷他，自自然然地就感動天下的各國的諸侯，來擁護你。

所以「得道者多助」，一個『得道』的人，你治天下有『道』，這個有道就是，對諸侯來講，你是關懷諸侯，你就是有『道』之君，你天子是有『道』的天子，那麼天下那些諸侯，都是你的助



力，「則天下畏之」，畏你的威德，這種道德的力量讓天下人，天下的任何人，對你都非常『敬畏』的，這是最後講一個效果。
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

前面「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」，講九經的效果，從「修身則道立」，到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」，怎麼樣才能夠有這樣好的效果呢？用什麼方法來做的話，才收到這樣的效果呢？下面一段那就要講方法了。

經
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修身也。

「齊明盛服」，「齊」是就祭祀來講。

古時候天子、諸侯都要祭宗廟、祭祖宗，這是講究孝道，祭祖宗就是追到永遠、永遠到根本，

祭祀要「齊」，「齊」就是『齋戒』。古時候別說是天子諸侯，就是普通人，祭祖的時候，或者是祭普通的神明的時候，他在祭祀之前，前三天都要『齋戒』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吃動物的肉，夫妻在祭祖的前三天，夫妻不能同房的，



這叫「齋戒」。「明」當清潔來講。普通講「齋戒」沐浴，要洗澡，洗頭洗澡，把身體洗得很清潔的。「盛服」，在正式祭祀的時候要穿祭服，那是祭祀行禮的禮服，那叫「盛服」。

「齊明盛服」，「齋戒」內心的，沐浴、「盛服」是外在的，內外都要恭敬，這叫「內敬外莊」，「非禮不動」，祭祀的時候，主祭站在什麼位置，怎麼樣地行禮，陪祭在什麼位置，怎麼樣行禮，都是有一定的位置，不能亂動。「動」就是合乎禮，凡是有動作的時候，他一定要按照禮那樣動作，這個「所以修身也」，拿祭祀這樣的禮來表示，你能夠這樣做就是修身了。「修身」，推廣地來講，不但祭祀是如此，你普通，任何的言語行為，都要這樣的「內敬外莊」，對待一切都應該如此。

再這個第二，

經

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

「去讒」，「讒」是進讒言的，根據說文解字講，這個「讒」就當「毀謗」講，



毀謗人家，說人家的壞話。他來向你進『讒言』，先把你恭維一番，說些話讓你聽起來很高興，取得你對他一種好感，然後他要毀謗某人，你對他的話就能聽得進去了，一般進讒言的這些小人，都有這種本領。

不聽小人的讒言，必得要自己不要聽那些好聽的話。這在論語裡面也講，那些『巧言令色』的人多是小人，所以你要是一個國君，要能夠有『知人之明』，先要有『自明』。多反省，就不爲他來給你戴高帽子，爲他所迷惑了。「去讒」，「去」是把它去掉，凡是有人來向你進讒言的話，你不聽他的話就好。

「遠色」，遠讀院，當動詞講，疏遠他，遠離他。這個「色」有兩種講法，一種講是就兩性的男女之色來講。要不能去色的話，這是自己的德那太虧欠了。另一種色不論是男是女，他在你面前表現的，對你非常友善。這就是『巧言令色』，『令色』就是，故意表現很友善的，這種態度出來，讓你覺得他這個人的，



很好，這也是一種「色」。這個「色」是假裝的。

不論是哪一種的，美色也好，『巧言令色』的「色」也好，你對於這樣的人，要疏遠他，平時你就不要好，貪好這個「色」，你才能夠遠離。一不能夠「去讒」，不能夠「遠色」，你自己品德就壞了。自己沒有品德的話，你想來親近賢人，辦不到。所以第一句就講，要「去讒遠色」。

◆第二句講，「賤貨而貴德」，貨是「則貨」，普通人沒有不貪財，財貨啊。把這個財貨，看得非常重要，沒有錢的人，他想著要發財，發了財那些大財團的人，他還要發展，財愈多愈好。你要勸他，「賤貨」是不要過分看重那個貨財。過去一般讀書人都知道，『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』，錢財就是貨財，如同什麼呢？像糞土那樣的賤。

中國的教育，無論是學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，都是教人家，學正人君子、學聖賢。你學聖賢的時候，就要修



養自己的品德，要建立自己的人格。

「賤貨而貴德」，「賤貨」就不看重這個財貨，「而貴德」，你能夠「賤貨而貴德」，那你的品德，一天一天地在那裡增進。

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否則「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」。

「所以勸賢也」，賢人都懂得，凡是賢人，他都不看重那些錢財。他都是要以道德爲重，他就是作生意，他的心也還是一邊作生意，一邊心還不離『道』。聖人講的話不能懷疑，你照著聖人這樣做的話，你在世間做任何事情，都是『有道』的。

在這裡講，「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」說明「勸賢」的方法就是你要「去讒遠色」，「賤貨貴德」。這樣的時候，自己有德了，然後那些賢人，才來親近你。賢人還要繼續學聖人，你才可以勸勉賢人，不但你自己在往前面修，你也可以，勸勉賢人跟你一同，一邊辦政治，一邊在學聖人。



經

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

講究「親親」之道這就講方法了，第一個，「尊其位」「重其祿」，「尊其位」給他一個名位。劉邦，做了皇帝之後，馬上就把他的父親，尊重爲太上皇，就是給他一個名位，就是「尊其位」。

❖「尊其位」需要說明的是，就拿劉邦尊他父親做太上皇來講，這個位子很尊貴的，但是劉邦絕對不會叫他的父親來垂簾聽政的，不讓他來干預政治的事情，就給他一個虛位而已。以這個例子來講，做了天子、國君，對他家裡的人，雖給他一個位子，是一個虛位，不讓他正式擔任某一方面的官職。當然他有能力辦事情，當然可以讓牠辦事情。國家的官位這個名器，不能隨便交給家裡的人來做，辦壞事情不可以的。

「重其祿」，「祿」是『俸祿』，「親親」你對於家族的人，不能刻薄，要關心他，要給他一份很好的俸祿。「同其好



惡」，

❖ 「好惡」，這裡鄭康成的註解，孔穎達的疏是這種講法。家族之間雖然有親疏之別，但是要同等的，要平等的待遇。在「親親」之義這一方面，不能有什麼分別的，在義務上應該同等，同其好惡，「不能有所好惡」。有所好惡就有所偏的，不能有所偏的。

❖ 雪廬老人，他認為像鄭康成的註解，有他的根據。但是聖人所講的話，記在經書裡面，絕對不是只一個意思，古人註解，各人有各人的註解，再權威的註解，也只能註解一部分，也不能把經的意義，完全註解出來。由於這麼一個瞭解的話，雪廬老人他老人家的講法，「同其好惡」，比如說你家裡的人，就拿父母來講。父母所好的、所惡的，原則上你要同父母的「好惡」，父母喜歡什麼，你也很贊同，父母很厭惡的，不喜歡那些事情，你爲了盡孝道，你應該也同情，



這是同其好惡是這樣。

對於兒女也是這樣，你要教養小孩子，兒童有兒童的所好，你不能說：這個小孩子怎麼，愛這些東西，在大人看起來，這有什麼意義啊？那不能這樣說，小孩子有小孩子喜好的事情，你同其好惡。

不過這個同其好惡，雪廬老人又說了，在好的這一方面同其好惡，不好的地方不能同其好惡。好的方面就好，譬如說，琴棋書畫，讀書人，音樂彈彈琴，下下圍棋這一類的，學學書法，學學美術畫畫，這些都是高尚的愛好，父母有這方面的愛好，你同其愛好，這當然是可以的。父母喜歡喝酒賭博，這就不良的愛好，你就不能夠同其愛好了。論語裡面講，「事父母幾諫」，還要「諫勸」父母，把不良的嗜好還要改過來，這個同其嗜好、同其好惡，是就好的這一方面來講的。這個所以「親親」。

能夠這樣，「所以勸親親也」，對於「親



親」，這是能夠做得到了，「勸」也是勸勉的意思，就把親親這個事情落實了。

經

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



「官盛」，「官」是大臣，「盛」是盛大

的官，盛大的官是官位很高，就是大臣子。「任使」大臣是個長官，在他的部下有很多，屬於他的有很多官員。「官盛任使」，這一個盛大的大官，你不要讓他辦那些小事情，那些事務性的工作，就讓他自己「任使」，「任」就是任他，指使他的屬員來辦事情，不必由他親自來辦理。



◆拿現在容易明瞭的例子來說，這個大

官就是國家的政務官。政務官他負責制定政策，他的心思就從長遠的，大政方針這個方向，把握這個政策。至於這個政策制定之後，怎麼樣推行，交給那個事務官去辦，叫他去執行。

「任使」就由他來任用那些部屬，使那些執行政務的人，讓他來做。

「所以勸大臣也」，這是勸勉大臣的意



思，因為你這樣就讓大臣，把他的智慧，完全用在國家長遠的，政策上面。他用在這個上面的智慧，也不感覺怎麼樣辛苦。辦的事務性的工作，那很不容易的，遇到種種的障礙，這個事情還沒有實行之前，怎麼樣跟一般民間溝通，讓人家瞭解，你這個事情的重要，讓一般人跟你配合，你這個不能讓政務官來做，應讓事務官來做，這樣才可以說是「勸大臣」，讓大臣做得輕鬆自在。

經

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廩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，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◆ 「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」，「士」不是大臣了，是一般的臣子。就現在的國家的組織來講，他是普通的公務員，在古時候叫做群臣，對於一般的臣子，就是「忠信重祿」，「忠信」這兩個字，就是國家的君主要用一般的臣子，你



要注重「忠信」，講究「忠信」之道。所謂「忠」是對君主，對辦事情都要講究忠，「信」是信實，這兩個字非常重要。

「忠信重祿」，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「有忠信者」就是指的一般的臣，就是群臣，他有忠信這種品德的人。對待他就是「重其祿也」，給他的俸祿就要加重，這是表示對他要有一種鼓勵，鼓勵他是「忠信」。因此，這一條就講「忠信重祿」，凡是一般的臣子，他有「忠信」這種品德的，對於君主，對於事情一切都講究「忠信」，那麼這個國家待他，對於他的俸祿，那就是現在所講的，一般的薪水，你就要給他多一些的，加重他的報酬。這樣的話，「所以勸士也」，「勸」是一種勸勉的意思，也就是鼓勵的意思。鼓勵這些一般的臣子。

◆再下面一條，「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」，「百姓」是一般的民衆，勸勉一般的民衆要「時使薄斂」，「使」就是



在過去，國家有些事情，需要一般民衆來辦事情的。比如說地方修補道路、維護橋梁，做那些水利的河川的疏濬（同浚），疏導的這些事情，都是要當地方的民衆，來辦理地方的事情。這叫「使」使用民衆。使用民衆，要注意到「時使」，孟子曾經講過要，「不違農時」，在過去農業時代，所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，到冬藏了，到了冬天就是農閒的時候，在這個時候，要叫老百姓做地方的這些事情，正是使用民衆的時候，這叫「時使」。

再講「薄斂」，「薄」是比較輕微一點，不要太重，「斂」是要向老百姓徵收賦稅的。在古時候，大概就是用糧食繳給國家，到後來就是用貨幣代替了。這個都叫做「斂」，一個國君能夠體諒民間的，困苦的時候，你在收農的賦稅的時候，不要太重、要「薄」，

這樣「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」，「勸百姓」要使得，這些老百姓能夠，對於你這個國君，就自自然然地擁護你，他



的心就是歸向於你，這就能夠收到，勸勉百姓的效果。

經

日省月試，既廩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

「既」字在這裡，根據鄭玄的註解，「既」就是那個「餼」字，『餼羊』的『餼』，就是食字邊，一個空氣的氣字，那麼讀系。「餼廩」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叫做「稍食」。所謂「稍食」，就是在周禮裡面講，就等於我們現在，國家發給公務員的薪俸，按月發薪水的意思是一樣的。

❖ 所謂這個稍食呢？食就是古時候，那個薪俸就按照，你拿多少薪俸就是，你應該一個月得了多少糧食，以這個做計算的一個標準。這叫月俸錢，我們現在就是拿貨幣來，做代表，古時候糧食做代表，所以叫「稍食」。為什麼月俸叫稍食呢？稍當少字講，這一個月的糧食不會太多的，叫「稍食」。

這個「百工」，每一天看他的工作量有多少，叫「日省」，省就是省察。「月



「試」就是到一個月的時候，就看他這一個月當中所工作的份量多少，他努力不努力，這叫「日省月試」，經過「日省月試」，這種考核的結果，就訂出他這一個月，你該給他多少薪俸，這叫「既廩」。「稱事」，「稱」就是相符的意思，符合的意思，事情就是經過你「日省月試」，你給的他這一個月的薪俸，正好合乎他所做的事情，那麼這樣是很合理的，這叫做「既廩稱事」。這是「所以勸百工也」，這是一般的工人，替公家來做這些，你都要按照他的工作成績，來計算他這一個月所得，這是很合理的。這是勸勉百工的這些方法。

經 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

「送往迎來」，這是對待外國人，所以下面講「柔遠人」，對於這些「遠人」，你怎麼樣待他們呢？「送往迎來」，所謂「送往迎來」，他臨時地到我們這個國家來的時候，他是外來的人，對於我們國家一切的情況，都是陌生的，那



麼我們對他們要很周到地，照顧他們。來的時候，我們怎麼樣歡迎他，他們要回他們的國家去，我們要歡送他，就是送往迎來啊。

❖ 送往迎來，這個國家有一個對待外國人的來往，有一個「柔遠人」的一套具體辦法，對待外國人應該要盡到地主應盡的禮貌。他來的時候，我們要給他很周到的安排，回去的時候，我們也幫忙他一些旅途上的事情，都要讓他到我們這個國家來，就好像賓至如歸的，這麼一個感受。對於外國，住在我們國家的僑民，我們要拿善意對待他。

◆ 除此以外「嘉善而矜不能」，他有好處，做人品性好，我們對他要嘉勉。「矜」就是『同情』的意思。至於這個「不能」，比如說，外國人到我們國家來，也許跟我們中國人的說話做事，有點不相同的，這個我們總要想辦法幫助他，彼此在溝通方面能夠暢通。還有其它他不能的地方，或者是在生活，工作很多地



方，不能夠適應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很熱心地來幫助他。

能夠這樣地，就是「所以柔遠人也」。我們對於外國人來的，我們用這樣地來對待他，就能收到「柔遠人」的效果。無形之中，就建立良好的國與國之間的，友好的關係，這就做了國民外交，最好的一種方法。

經

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「懷諸侯」，這要講究平時了。你天子治理天下，諸侯治理國家，都要在平時講究，「繼絕世」，哪一個國家要滅絕了，滅絕的時候，你要能夠讓它再繼續下去，不要滅絕了。八德第一個講孝，不但自己對於父母，祖宗要盡孝。你是天子，就要教天下人都要盡孝道，你是一國的國君，你也要教全國的民衆，都要學著盡孝道，這個很重要。

教化民衆盡孝，比如說周家，周家得了天下的時候，他首先要建立太廟，建立太廟祀他的始祖，報答你的祖先這個根



本。你要想到天下人，以及前代的那些帝王，你要幫助他，這個孝道不能滅絕了，不能滅絕了。比如說，夏朝是亡給那個夏桀王，可是成湯王滅了夏朝，他就把夏朝後裔建立一個國家，建了杞國，世世代代來繼續夏朝的香煙，永久祭祀夏朝的祖宗。殷朝的末代的天子是殷紂王，他是亡國之君，周武王把殷紂王滅掉了，他也把殷朝建立一個國家，就是宋國，讓宋國也是子子孫孫來祭祀，殷朝歷代的祖宗，這就是「繼絕世」。

◆ 「舉廢國」，「舉」是把它舉出來，是就諸侯各國來講的，就在孔子那個時候來講，比如說周天子以內的，那些諸候的國家，小國，被外國的大國滅掉了。其它有正義的大國，總得要想辦法把這個小國，讓它建立一個後代，不要讓它永久廢除了。如果說有一個小國家，被別的國家滅亡已經很久了，有道之君總得要想辦法把這個廢除已久的這個小國的後代找到以後，把他舉出來，讓他繼



續這個小國家的後代，讓他繼續來祭祀他的祖宗，這個就是「慎終追遠」的意思。

「繼絕世，舉廢國」，重要的意義就是要，後代的子孫，能夠一直繼續祭祀他的祖先。

「治亂」，看見其它的國家有了內亂了，就要幫助他把這個亂能夠平定下來。

❖ 這在春秋時代很多的，齊桓公，晉文公那個時候創的霸業，一方面是對付外族，所謂「尊王攘夷」，尊重、尊奉周天子爲王，「攘夷」對於，外國那些夷狄共同的防範，不讓他們侵犯到，中國的境內來，這是他們共同的霸業。對於周天子所治的這個內里，各國諸侯之間，他們如果發現哪個國家，有內亂的時候，總是要幫助他平定內亂。例如說孔子那個時候，『陳恆弑齊君』，在齊國發生臣子來殺君主了，孔子就請魯國的君主主要出兵，出兵什麼呢？就討伐齊國的內亂。舉



這一個例子，可想在當時時候，真正一個國家的君主，是有道的時候，他都要幫助，其它的國家平定內亂，這叫「治亂」。

「持危」看見這個國家有種種的危機出現了，還沒有到『臣弑其君』的程度，眼看有危險要出現了，這要「持」就是把它扶持起來，不讓它危下去。「治亂持危」，這就是對待其它的國家，這是講究國際上的一種正義感。這種的作法，拿我們現在國際的現況，也還是需要用這種道理。

「朝聘以時」，平時就要講究敦睦邦交，就是就周天子來講，他也要各國的諸侯，有一定的時候來朝見天子。諸侯與諸侯之間，也有互相來往，那麼這叫做「朝聘」，「朝聘以時」就是講究適當的時候，互相來朝聘的。在「朝聘以時」，要注重「厚往而薄來」，「厚往」就是，送他的時候要得很厚。就拿天子來講，諸侯來朝見天子的時候，天子怎麼樣招待諸侯呢？要很重地招待



他，以重禮來招待他，不能太薄了。

「而薄來」諸侯要有什麼進貢天子的時候，天子就交待諸侯，你不要帶很重要的禮物來，帶一個很輕微的就好，表示一個禮就可以了，天子與諸侯是這樣的。諸侯與諸侯之間也是如此，人家帶這個禮物來，不管是怎麼樣地很輕微的，你回報他的時候，要加上很重的，很厚的來回報於他。這樣地「厚往而薄來」，「所以懷諸侯也」，這樣就是能夠彼此把對方放在自己心裡面，就是講究邦交，講究睦鄰之道，不是專門注意形式。這樣天子可以得到天下的諸侯來懷念你。諸侯與諸侯之間，你也可以得到所有的諸侯對於你也是誠心相待，這是天下怎麼不會太平呢？這樣互相來往，平時這樣「厚往薄來」，那一定是，天下就跟一家人是一樣。

凡事預則立

經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

前面講治國家、平天下有九經，九種的方法就像那個機器一樣，你要有一個發動的，一種動力在那裡。

這就是說，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，你治理國家與平天下，這個九經，行這個九經就是這個「一」。

❖ 「一」在古注裡面，不只一種講法，在這裡採取的，一種講法就是當「誠」字講。誠就是大學裡面所講的，「誠意正心」的那個「誠」，誠意的「誠」，誠意這個「誠」，在中庸裡面講，就是當眞字講。眞實啊，眞實，也就是指我們每個人，那種眞心，我們人都有的這個眞心，也就是，「天命之謂性」的那個『本性』。這個『本性』在平時是不動的，是靜態的，要做事情的時候，那就是要起作用的時候，根據『本性』發起做事情的一個，發動的動力的時候，這就是「誠」。這個誠是從『本性』起來的，所以他爲做一切事情的一個，一個原動的力量，所以這個叫原動力。



這句話就是說，你治國、平天下這九種方法，都要以這個「誠」，來發動的，缺少了誠心的這個「誠」字的話，什麼事情也做不好，別說這個九經，一經也不行。因此這個「誠」，我們要瞭解一個大概的情形，我們真正由誠心，發出來的一個辦事情，你對待人也好，那就是什麼呢？誠誠實實地，內外如一，你口裡說的話，跟你很誠實的那個心一致的。不是口裡說的話，心裡想的又另外一回事情，那個就不是「誠」了，那是虛假的。如果不是內外如一，口裡說是我怎麼樣地關心人家，怎麼樣愛護民眾，這個就是說政治人物，口頭上講愛民，關心一切民間的痛苦，實際上心裡要是想的，不是這回事情，心裡只想到我怎麼樣地，繼續來享有政治的權力，繼續來當大官，這就內外不一致了。

如果這樣內外不一致的話，我們口裡天天在講愛護民眾，愛護民眾叫做仁心、仁政，那個都是假的，假仁假義。這個假仁假義，不要以為這個，說出來人



家不知道，實際上人家看得很清楚，瞞不過人家。所以要做任何事情，前麵包括，你怎麼樣地對待大臣，對待群臣、百工，以至於老百姓、外國人等等。缺少了這個誠心，那一切都是假的，讓人家一看穿了的話，這就是一文不值。所以「誠」字非常重要，這個「誠」字不僅僅是用在天子、諸侯上面，我們任何人，辦政治不管在什麼地位，都要講這個「誠」。今日之下，做個縣市長，甚至於做一個鄉鎮長，都要有這個「誠」。

再說，我們不從事政治，普通的一個民眾，普通民眾的話，我們做事情，求學，我們想學聖人、學道，缺少這個「誠」字，那什麼也不能成就。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，這就是指這個「誠」字。這兩句就是，天下國家九經的四小段，講原動力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講這個「誠」是不錯，實際上用的時候，有些還要懂得這些，「誠」是一個基礎。你實際上在做事情的時候，你



還要明瞭，做事情的那些程序。所謂程序，你辦任何事情，有一定的步驟的，你第一步怎麼個走法，第二步怎麼個走法，這就講辦事的程序。這個程序，跟前面講方法不一樣，前面講方法，是講重要的那種原則。這裡後面講的，是講做事有一定的一個程序，下面經文就是講這個了。

經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，事前定則不困，行前定則不疚，道前定則不窮。



「豫」是講預備，凡事情，凡事情就指的前面，九經那些重要的方法。你實施那個重要的方法，要「豫」，「豫」就是要預備。比如說那個，『送往迎來』，送人家要厚，來呢？要薄，說這個原則是這樣的。你真正地，你怎麼樣接待人家，怎麼樣歡送人家，這些個禮貌，這些事情都有一定的步驟的，不能亂。這些一定的步驟，在事前都要想好了，都要預備好這叫「豫」。



「凡事豫則立」，「立」就是成立，事情就辦得好。這個豫是對於賢人以下包括我們普通人講的。

❖ 如果是聖人那就不是這樣，聖人他做任何事情不必「豫」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辦得非常周到，辦得恰到好处，他事先不必想。比如在論語裡面記載，孔子自己說的，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，孔子到七十歲，那個聖人的境界，到了登峰造極了。「從心所欲」，心裡想著辦什麼事情，就辦什麼事情，自己的言語行為一切的一切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但是呢「不逾矩」。「矩」就是指的禮數、規矩。所謂不逾矩他就自自然然地，合乎那個法度，自然合乎那個規矩的，這個聖人不必事先這些預備。

我們普通人不是如此，就算是賢人也要預備，「凡事」就是一切的事情，都要預備這個事情才成就，成就叫就「立」，反過來講呢？「不豫」，我們想到就做，我們學孔子，從心所欲吧，想到哪



裡就做到哪裡，事情毫無計劃，這叫「不豫」。「不豫」，可以肯定的一句話說，「則廢」，你這個事情一開始一辦，就不成功的，「廢」就是失敗，一辦就失敗了，這兩句話是總說的一個原則。

下面就分開來講，第一個我們在世間，辦大事、辦小事，都要用言語。就是求學、修道，都要用言語。因此說，

◆「言前定則不跲」，「跲」這個字有三種讀音，一種讀夾，讀夾，一種讀吉，再就是讀結。這個古人註解，就有這三種注音的法子，我們選讀一種就好，讀這個不跲的，「結」字就可以了。

「跲」用文言文的註解叫做「顛僕」，顛僕就是跌倒了。事情要用言語，你不能說想怎麼說就怎麼說，想到哪裡說到哪裡，想到哪裡。「信口開河」，說了多少錯誤的話，自己還不知道，要想辦事情那樣說話，那是失敗的。

這裡講「言」，我們要辦一樁事情，先用言語來跟人家交換意見。



❖ 政府裡面要實行一種政策，你這個政策，對於民衆有非常的好處，你在政策倡導的時候，你這個倡導的言語，也要想好了，該怎麼說，應該先說哪些事情，後說哪些事情，不能顛倒了。

這個都要經過，事前把它想定了，這叫「言前定則不跲」。

❖ 想定了這個言語，再跟一般民衆去溝通，去倡導你這個政策，才不致於遭遇民衆的反抗，那叫「不跲」。你這個事情，你的話說出去就不會失敗的。否則的話，你的話沒有經過事先想好，人家聽你講幾句話，就把你的話打斷了，他不繼續聽下去了。或者你事先沒有想好，說著說著不知說到哪裡，說不下去了，這就叫做「跲」。「跲」就是走路跌倒了，你言語事前沒想好，說著說不下去，或者遭遇人家的反抗的時候，你這個都叫做，說比喻的話，都像跌倒是一樣的。所以必得要有前定了，定了之後才不



「跲」啊，言語就有這麼重要。

❖ 所以孔子教學生有四科，四科第一科是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語，可見得言語這一科非常重要。這個言語當中，包括說話有很多善巧方便，所謂善巧方便，你的話說出來，讓人家很能聽得進去。所謂方便的話，你在開始說的時候，雖然沒有直接就指到，那一樁事情上去，你先繞一個圈子來講，但是呢？講到後來一點破了，就是指的那個事情。經過你前面這個言語，善巧方便人家願意聽，聽了之後你再點到正題上面，人家就是很願意接受了，這就是言語上的善巧方便。這就是講，「凡事豫則立」這個「豫」，言語這一科就是這麼重要的。

這個善巧方便，跟『巧言令色』是不同的，周易繫辭傳裡面就講，「修辭立其誠」，言語要講修辭，辭就是言辭。你修辭就是這裡講的，「言前定」，「言前定」這個修辭，最重要的是「立其誠」，「誠」字，這個「誠」字就是前面講，

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，就是這個「誠」。有了這個「誠」在那裡，你的言語善巧方便，那就是歸於正道上面去了，不是邪道了。

我們拿人來做比較、辨別，孔子那個時候，孔門弟子，言語這一科就是宰我、子貢，他們的言語就是，在「誠」字這個基礎上建立的。他的言語是善巧方便的，可以引導人向正道上走。後來有蘇秦、張儀，那是後來的，他的言語，這兩個人的言語也不得了。可是他呢？自私自利，他們可以說是歸入到「巧言」，他沒有一個從本性發生出來的誠心。這樣辨別，我們這樣曉得在這裡，「言前定則不跲」，他的基礎是在「誠」這一方面的。

◆ 再要講「事前定則不困」，「事」就是實際上辦的一切的事情，你總得要把事情安排好了。現在你無論個人做事情，你替國家辦事情，你都要先做一個辦事的計劃。計劃做好了以後，每一個計劃，開始也有一定的步驟的，這樣在

正式開始，實施這個計劃的時候，這就「不困」。你事先把這個事情，一步步都想好了，遇到任何問題出現了，你都有解決的辦法，這都是事先想好啊，然後你才沒有困難，就是有困難發生的時候，你都可以應付，有辦法來應付。這是「事前定則不困」。

◆ 「行前定則不疚」，疚是當「病」字講。「行」是在執行的時候，你也要有執行的程序的。比如說，你要辦一個旅遊吧，計劃做好了，或者你帶一個旅行團，正式的要出發的時候這叫行，旅行團裡面有多少團員，要使用什麼交通工具，在旅途上，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，這個在執行之前，你也要想好，就是「行前定則不疚」。「疚」當疾病、當病字來講，病就是說，你事先執行有執行的次序的，在執行的時候，就不會發生任何毛病了。這是比喻的話。你這樣執行的事情，都一切想好，到後來就不會有後悔的事情。

◆ 最後這一句，「道前定則不窮」，「道」

在這裡講，無論我們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都有辦事之道的。「道前定」你在辦任何事情，必須要懂得辦事之道。

❖ 辦事之道，先講淺的來講，你替國家辦事情，前面講天下國家有九經，九經分開來講，在政府各部門的話，你無論是「柔遠人」，或是「敬大臣」、「體群臣」等等。無論是外交、內政，或者是辦教育，這都是事情啊，每一樁事情有它的道理。就拿辦教育來講，辦教育有教育之道，學教育的人來講，有教育哲學，辦政治有政治哲學，這個現在講哲學，在過去都是講，辦教育有辦教育之道。

這些道的要「前定」，事前都要把它想好了，「定」就是一切都把它，想得非常周到。這個到時候，你執行起來才「不窮」，「窮」辦一樁事情，辦到不知道怎麼辦好了、困窮了。

❖ 就拿教育來講，教育要懂得教育之道。古時候無論做天子、做諸侯，除了政治，再一個重要的就是教育。



教育之道就是教一個人，學『做人之道』。『做人之道』，最基本的，要養成他，不要害人，不要損人利己，要學一個君子。人學了一個正人君子，再引導他學聖人，希望他成為賢人，由賢人再成為聖人，就是希聖希賢，這是教育之道。你國家辦教育的話，最終的目的，就是教人家學希聖希賢，你才是有道的教育。

這樣的教育之道定出來以後，「則不窮」，你所教的這些在校的學生，社會一般的國民，你都能夠把他教得好。

❖ 我們就是現在不是辦政治，我們普通人在這個世間能夠生存下去，也要懂得『做人之道』，所以過去無論是家庭、學校，教的都是教人這些，『做人之道』，這個『做人之道』，你一天也不能夠放棄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中庸前面就講到了，我們這個『做人之道』，你無論什麼時候，都不能放棄了。

講修養之道，不能有一時一刻自己疏



忽，而違背這個道。這個道在這裡講是『善道』，那個惡道是不能講的。『善道』我們學了這個道，就擇善固執，不能放棄。在中庸講就是中庸之道，我們就是擇乎中庸，選擇了中庸之道，我們就一直守下去，一直學下去，一定成就的，這就是「道前定則不窮」。

在下位不獲乎上

前面講的哀公問政中的，「天下國家有九經」，這個其中有五段，最後講到，「道前定則不窮」，都是講爲君之道。接著，還是哀公問政這一章，講做臣子的應該怎麼做法，

經

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
「不獲乎上」的「獲」這個字，鄭康成的注，他說：「獲」是「得也」，就是「獲」得的意思。他說了，臣不得於君，則不得居位治民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做一個臣子，替君主來辦國家大事情。他要獲得君主，能夠支持他，他有什麼建議，君主都能夠採納，這叫獲得。



也就是說，他能夠獲得君主，對他建議的政策都能同意。反過來講，他要想實施一個好的政策，這個政策雖然是對於所有民衆都有好處。如果沒有得到君主的同意的話，「民不可得而治矣」。你就沒有辦法繼續在你這個位子上，來治理一般政治上的事情。就不可以治民，這個意思就是，做一個臣子，你是君主聘來辦事的，君主他有主權的，你不能够獲得他的同意的話，你的理想再好，所提出來的政策再好，那也是行不通的。所以「民不可得而治矣」，就是一般民衆，就得不到你這種好的政策了，這是第一個。

經

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



「獲乎上有道」，接著前面，你如果不能夠「獲乎上」。那麼你必得要想辦法，獲得君主，支持你、同意你。你應該有讓他支持你的方法，這要講究方法這就是「道」，有道。就算是你能夠有方



法，讓在上位的君主同意你。可是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」，你要是取得君主，對你同意的話，你先決的條件要「信乎朋友」。

什麼「信乎朋友」呢？這個朋友包含在朝廷裡面，跟你同事的那些臣子，你要取得他的信任，這就是朋友了，跟同事的了。取得他的信任，不是隨便就可以取得的，要知道跟同事相處，或者是普通的朋友相處，你總得有一個很好的修養。沒有一種修養，得不到你的同事，也就是你的朋友，他們的信任的話。那麼你要，想獲得在上位的君主，來同意你，這就很難了。

❖ 爲什麼呢？就算是你提出一個政策出來，你主管這一部門與別的部門也有一些相關的話，這個事情君主同意你去做了，但是與其它的同事，他那一部門，不協調的話，你就很難行得通。因此你在取得君主的同意之前，同事之間，這個意見應該先協調好了，這樣你獲得君主一同意，然後你



推行出來，就沒有阻礙。

這還是就辦事方面來講，再把這個寬泛一點來講，你在政府裡面工作，你就是把你上級的長官，關係處得很好，他對你很信任。可是你要瞭解，我們人都有一些，不好的一種習氣，這種不好的習氣是什麼呢？就是妒嫉心很重。同樣在政府裡面工作的話，你得到上級長官的信任，其它跟你同事的人，他自然就有的一種，妒嫉心在那裡，這個也必須要瞭解。你怎麼樣地想辦法，消除同事，對於你的一種妒嫉，這樣你得到君主的信任的話，才沒有其它，不必要的那些障礙。這個在古時候很多的，就算你是忠臣，提出的事情很好，你在朝廷裡面做官，也非常清廉公正。但是呢？只要有其它跟你同事的別人，他們一對你嫉妒的話，他就想辦法來破壞你，這個你遭遇了那些，麻煩的事情，你還不知道從哪裡來的。所以這裡講，你是「獲乎上有道」了，也就是說，你對於君主，你是有辦去取得他的信任了。但是你跟你



的同事，或者是沒有關係的一般的，雖是在朝廷里，跟沒有相關的政策上這些人，只是一般的朝廷里的同事，相處不好的話。他也能夠破壞你，破壞你的名譽，破壞你的種種，要推行的事情，這樣的話你就等於，「不獲乎上」了。

「不信乎朋友」，意思就是說，你跟朋友沒有處得好，朋友對於你不信任，那麼你，等於說沒有取得上級對於你的支持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上級就算支持你，有朋友、有同事在那裡破壞，那還是沒有用處，所以說是「不獲乎上矣」。這兩條要注意的是什麼呢？就「獲乎上」的上級的君主，這個朋友，這個是對於好的這一方面講。你既是在朝廷里事奉這個君主，你當然經過選擇的，他是個好的君主。如果說這個君主不是好的君主，像古時候的夏桀王、殷紂王，你不但不能夠想辦法取得他信任你，而且他這樣的君主，你根本就不能夠去，替他辦事情。你後來一旦發現他壞了，他不是一個明君，你就趕快要離開這



個朝廷，你就不能繼續再做他的臣子。否則就是幫助桀、紂來害民了，這個要注意的。所以在這裡講「獲乎上有道」，是對於有道之君，君臣之間，志同道合，這樣的君主才值得你，跟他同事，替他辦事。再講這個朋友，朋友這個也只是是一般好的朋友。如果說是不是好朋友，在朝廷裡面，還有一些小人，這個自古以來，任何一個朝廷裡面，你說完全沒有小人，這個也很難。

至於一般不好的人，是一個在品德上，有虧欠的人，你雖然不必取得他的信任。為什麼呢？凡是小人，你取得他的信任，取不到的，雖然取不到小人的信任，你也不能夠得罪他，得罪了小人，比得罪普通的朋友更麻煩。所以在「不信乎朋友」，這一方面特別注意，一方面對於好的，正人君子這一方面的朋友，你要取得他的信任。凡是那些小人，當然你不必，也不可以跟他關係拉得很好，也就是不能夠跟他做朋友的。雖然不能夠跟他做朋友，也不能夠得



罪他，這就減少很多辦事情的障礙，因此這一條要注意，要「信乎朋友」非常重要。再下面講，這個經文是一條一條的，要具備這個條件還不算，再要具備另外一個條件，這樣推衍的講。

◆ 「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」就算是你「信乎朋友」，這一條做到了，「信乎朋友」，你取得朋友的信任，除了辦事以外，你對待朋友，對待同事，都是有善意的，你信乎朋友有道了。可是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」，你得到朋友的信任了，朋友對於你的人格不懷疑，這有一個前提，那先要「順乎親」，「順乎親」「順」是孝順，對父母要能夠孝順。

❖ 古時候交朋友，先要觀察，這個人他在家庭裡面，對他父母，是不是很孝順，假使他這個人在家裡面，不孝順父母，父母說的話他也不聽，父母年紀老了，需要你去供給他的生活所需，你也不能夠做得很好，這些都是沒有做到孝順啊。凡是稍有見解的



人，一聽這個話，就不可靠。一個人他是善人，還是惡人，先決條件，看他是不是盡到孝道，百行孝爲先，一切的善事情，以孝道爲先的。

你說對於朋友好，也是個善事情，你對於朋友好這個善，抵不上，善父母好的善。孝順父母的善是，比對其它一切善都要好。他對父母不孝，也就是不善，你期望他對你這個朋友，是很善意，那是假的。因此在這裡說，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」，「不信乎朋友」了，你要觀察觀察，這個人，他在家是一個，不孝之子，處處是反抗他的父母，那你對這個朋友，就不會信任了。現在講，你想取得朋友的信任，你自己反省，人家就看你，人家看你，你在家裡是不是「順乎親」，你待你的父母，是不是孝順。如果說在家裡不孝順，朋友，就不會信任了。所以這裡說，「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」這意思就是說，你想「信乎朋友有道」，這個「有道」是什



麼呢？有道就是，先要取得，朋友信任你在家裡，是孝子，這就是，信乎朋友有道的。

經

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



你現在說是，「順乎親」了，在家裡，事奉父母，對於父母的一切，伺候得都很好。「順乎親有道」，還要有個先決條件，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」意思就是說，要「順乎親有道」的話，自己要反省，「反」就是反省的意思，「反諸身」，反之於身，反之於自己自身，就是省察自己。

省察自己是不是，有『誠心』，孝順父母，是不是真心孝順父母，就是誠，誠誠懇懇地孝順父母。有些人做些表面文章，做給人家看的，父母交代的話，聽是聽了，自己沒有誠心地照父母的話去做。



這怎麼說呢？舉些小的事情來做個例子，就是把父母的衣食，你也是供給他，沒有缺。可是就缺乏一種，關心



父母的那種孝心，父母有了疾病了，也能夠找醫生來替父母治病。可是真正的一個孝子，除了找醫生給父母治病以外，他的心，在那裡很爲父母，這個病苦，很憂愁，憂心。假使說只是，替父母找醫生來替父母看病，心裡沒有一種，憂愁的這種心思，那麼這就不是誠心。

❖ 父母死，見著人來吊，親戚朋友來了，你也哭，可是，背著親戚朋友就沒有了，沒有痛苦的這個意思了。

❖ 甚至於現在這個例子很多，父母死了，兄弟之間互相爭遺產了，這些現代人很多。像這樣的人，他就是把父母的喪事，辦理得非常完備，就是缺乏了那種哀痛之心，那就是『不誠』，對待父母的孝順，那是表面的，沒有誠心。

這種從父母在世，一直到父母死，都缺乏這種『誠心』，凡是有學問的人，凡是一個真正，有品德的人，他都看得出來，他一看就明瞭。供給父母的衣食，



一切所需，對於父母盡到奉養之道，這是基本的啊。除此以外，對於父母的孝道的，一顆真心，這才是可貴啊，這才是「順乎親」之道。有道就指的一個誠心在那裡，假如說自己一省察自己，缺少了這個誠心，那就知道我順乎親，還無道，沒有這道啊，「道」就在這個誠上面。

經

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「誠身」，前面講要反諸身，我們反省自己，真心孝順父母的。但是「誠身有道」，誠要合乎善啊，這個誠要合乎善的話，這還不算真「誠」。所以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」「誠乎身有道」，就指你這個誠，必須是善的，這個誠要跟善能夠相合，這才是誠。還有這個誠，不合乎善。

❖ 比如說廿四孝裡面，有一個孝子叫做郭巨，「郭巨埋兒」，這個孝子，他為什麼要把他的兒子，把地挖一個洞，把兒子埋下去？這個兒子，埋下去還活得了嗎？他為什麼這樣做呢？



就因為郭巨的母親，他的老母親，當然他家裡，

郭巨家裡也不很富有。吃的東西，也不那麼充足，他是個孝子，儘量送食物給他母親吃。他的母親總是要分一些給他的孫子吃，郭巨一看，分給這個小孩子了，他不讓母親分這個食物給那個孫子，老母親又一定要分給他，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把這個小兒子挖個地洞，把他埋起來，就沒事了。可是要研究事情，最心疼的一個孫子啊，一旦真正地讓他把這個兒子活活埋掉了，他的老母親還活得了嗎？當然廿四孝裡面，講這個孝子沒有成為事實。

就這個事情來講，他對母親的孝是誠的，是誠心的，誠心是誠心，但是這個事情不善，他分不清楚這個善，孝心雖有，所做的事情是不善，這就不誠，這是古時候的。

❖ 再拿現代的事情，社會新聞報導出來了。有一個人，他的母親生了病，沒有錢治病，他就跑出去搶人家，搶錢



回來替他母親治病。這也是孝心，很誠心地來孝順他的母親，但是這個事情是罪惡了犯罪了。這就是「不明乎善」，孝心雖有事情做出來不善，讓母親蒙羞，感覺恥辱，這就是「不明乎善」。「不明乎善」這個誠，就是「不誠乎身矣」。

這個一條一條地講，就是說明，從得到君主的同意、支持你、信任你，要先得到朋友。得朋友的信任，要先得到，你在家裡要做一個孝子。做孝子，你必得要拿出真心出來，不是假心假意的，做給人家看，要真做一個孝子。真做一個孝子，這個真誠心，要跟善相合。這才是「順乎親」了，從這一直貫穿到上面，「在下位不獲乎上」，這就是說我們要從事政治，你要從事政治，在國家做一個好的公務員，這個公務員。不管，是高的位置也好，是低級的位置也好，都要從這個一路上修養，這樣才是一個良好的公務員。



誠者，天之道也

在這一段之前，講在下位要合乎，在上位的君主信任。一直講到，要「順乎親」，「順乎親」要「誠乎身」，誠身要「明乎善」。歸結起來，就是從事政治，古代在朝廷做臣子，就有做臣子之道，要有誠心。「誠」跟「善」，合起來，這個誠就是道。無論古今，也不論是一個國家，要真正把政治辦好，必須君臣志同道合。這就要講究這個「誠」字，合乎「善」的這個「誠」字。

爲什麼呢？孔夫子對魯哀公講爲政之道，就是說國君辦政治，一方面是把魯國的政治辦好，讓魯國所有的國民都蒙受其利。一方面也叫魯君，借著辦政治也學聖人，有這個意義。因此，哀公問政這一章，除了針對魯哀公講。凡是過去一直到現在，講爲政之道，所謂爲政的原理就在這裡。

我們中國辦政治的原理、政治哲學，就是一方面修養聖人，一方面爲天下人來



謀求福利，這個是與現代各國，所講的政治大異其趣的。已經成了聖人，那沒有問題，像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雖後來沒有辦政治，但他也曾任魯國，辦一個時候的政治。聖人辦政治，是純粹爲天下蒼生來謀求福利的。沒有到聖人地位，他也要借著辦政治來學做聖人。學做聖人，就要通過替人家服務，增長自己的道德。所以，雖然不是聖人，只要心念在學聖人上，你也可以辦政治，這個政治也能辦得好，真正才真心爲老百姓辦事情。

這是前面講爲臣之道，這個結論在上面就是要合乎「善」的一個「誠」。

經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

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

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鄭康成註解，「言

誠者天性也」。『天之道』就是『天性』

。中庸一開頭就講，「天命之謂性」，

我們每個人，本來就有這個性，這叫



『天性』。現在講到這個「誠」字，誠就是我們的『天性』。所以前面要講，純粹的這個「誠」，它就是善的。就是因為我們普通人，沒到聖人地位，對於這個「誠」字不瞭解，所以加上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」，讓我們明瞭，這個「誠」一定是善的。因此在這裡講，誠就是『天性』，『天性』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就是至善的。

這個『天性』怎麼是至善的呢？這裡講「天之道也」，「天之道也」，鄭康成講就是『天性』。

❖ 再拿天地來做比喻，天就像這個天空，在天空之中，有很多星球，就我們地球的本位來講，這個地區叫做大地，跟天空連起來講就是天地。天地不算是『天性』，它是自然界的這麼一個現象。現在就拿自然界的天地這個現象，來體驗這個『天性』。譬如說這個天空，包括這個大地，天的四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。四季的衣服，都是不同的。



四時來對於我們，在大地上面的，人、動物，以及花草樹木，一切植物、礦物等等，沒有任何偏私。「日月無私照，四時無私行」，天上的日月，它是普遍地照在大地上，它沒有偏私。四時流行、行動，它沒有私的。

凡是在天地間的，動物、植物、一切，不分是好是壞。它這個天地一律，來培養它，讓它生存發展，這就是天地。這是天地的「誠」，平等無私地，照顧萬物。這種平等無私的照顧萬物，使萬物「各遂其生各得其所」，這是「天之道」，這就是「誠」。「天命之謂性」那個性，比這個還要深入，現在就拿天地，公平無私地來，照顧萬物，這就不得了了，這就是「誠」了。真正講到性上面那個「誠」，那個就是我們每個人，本性裡面的事情，那是比這個更深入、更廣泛。剛才講的只是這個，地球上的事情，如果本性裡面那個「誠」，整個用出來，這個太虛空無止盡的。「誠者天之道也」，就是說明誠就是天



性，就叫我們認識這個「誠」，就是我們的本性。

◆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，鄭康成註解說，「誠之者，學而誠之者也」。「誠之者」與「誠者」不同。「誠者」就是，直接指的「誠」的本身，「誠之者」是什麼呢？「誠之者」就指的，我們普通人，要學習這個「誠」，所以叫「誠之者」，我們普通人，知道這個「誠者」的好處，「誠」是我們的『天性』。我們就要學這個「誠」，「誠」是我們『天性』，「誠之者」就是順乎自己『本性』，這就是「學而誠之」，這是我們「人之道也」，我們做人之道。

做人之道拿現在一般人講，問的人生觀，每個人都不同的。就我們中國，聖人教育來講，教我們做人之道，我們的人生觀就要學這個「誠」，一切都要順乎，我們『本性』有的這個「誠」。這是人生觀，也是做人之道。那怎麼順啊？一般人都是順乎自己的『情』，『情』與『性』是不相同的。『情』是什



麼呢？『情』是不平等的，好朋友講情感，不是好朋友，我不必照顧他，這就是『情』的作用，它不是平等的。因此學「誠」的時候，不知道自己『本性』，不知道自己怎麼樣順乎「誠」。

前面講天，就拿天地做比喻，「天地四時無私行」，行就是行為，四時來回的行動，它沒有偏私。我們就要學著天地，這個春夏秋冬，來回這樣循環不斷，我們沒有存著任何私心，我們自己日常的行為、言語，一切一切，破除自私自利的，這麼一個心理。我們起心動念，就是要為他人，而為他人這個心意，還不是為著特定的某一個人，要普遍地為所有的人類，不但普遍為所有的人類，就是無情的植物，都要關心它。這在中國學術的【經書】裡面就有啊！
禮記月令篇講到，春天那個小動物，從泥土裡面，發動了，跑到地面上來了，為什麼呢？它在冬天的時候，因為躲藏寒氣，跑到土裡面避寒，現在春天來了有暖氣了，牠從裡面跑出地面上來了。



我們人看見從泥土裡面，剛剛跑到地面外的小蟲，小動物，你都不能殺害牠。還有春天那個草木，發出新的枝葉的時候，這個樹木的樹枝子，還有那個草，冬天枯焦了，就是枯萎了，到春天來長了，長新的枝子出來了。新的樹枝，按照月令裡面講，它正在長，你都不能隨便地把它折斷了，這叫「方長不折」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學「誠之者」，學天地，天地到春天來，讓那些小動物到地面上，來取暖活動，讓草木長出新枝。我們就要學天地之心，看見這個小動物出來活動，我們要發歡喜心，你不能殺害牠。我們看見草本在，發芽生長，長出新的枝條出來，我們也要發出，一種歡喜心，不能把它折斷了。這就是學天地那種，『誠心』，這是我們，做人之道。

一個人，不能夠這樣學天地，平等無私地，愛護萬物，就不能成爲人了。何況想學聖人，『學道』？所以說是，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。這是我們中國的學



術，自己這樣學，也這樣教人家這樣學。用在政治上，在古代說做臣子，幫助國君來替國家辦事，實行的就是『仁政』。在現在做國家的公務員，我們出於一片至誠的心，就像天地那麼愛護萬物。這樣來辦政治，全部的心思，都放在民衆身上。能夠如此，我們一方面是辦政治，一方面就在『修道』。必須要存著學聖人，修道的心，我們才能夠這樣，拿出『誠心』來辦政治。這是孔子對魯哀公，講的爲政之道，也就是政治哲學。這是人之道也。



「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。」

❖ 「中」字，有兩種讀音，

讀去聲（仲），中就是當「合」字講，不必勉強，而自然就合乎爲政之道，自然就合乎自己『本性』。「勉」是勉強，「誠」是不造作的，自然就是如此「不勉而中」。「中」字另一個讀平聲，就是讀中字，就是指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也就是這個「誠」字。「不勉而中（仲）」，或者是「不勉而中」，都可



以。

「不思而得」，前面講「誠」字必須與「善」字合在一起，這個不必講，你不必用心思。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裡面講的『太極』，『太極』就是誠，『太極』就是『本性』。孔子講，「易無思也無爲也」，無思無爲，指的就是『太極』，「寂然不動」，它是個靜態的、不動的。所以「誠」就是「不思而得」，是無思，它是無思的『本體』，一切的善法，不用思惟，它是純善的，就是「不思而得」。



「從容中道聖人也」，所謂，「從容中道」，就是非常從容自在，而合乎天道。合乎這個中庸之道，這是聖人。聖人就是把中庸之道，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所以是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」，「從容中道」。古時候贊嘆，孔夫子的道德，就是孔子「德配天地」，他的道德，跟天地是相配的，德配天地，天地比喻這個「誠」，『本性』，他的德就跟『本性』是一致的。還有一句，「道冠古今」



，冠是他的道是涵蓋一切，自古到現在，古今，他這個『道』，包含一切，孔子就是這樣。

◆ 他所以，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」，孔子自己講他，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，這就是「從容中道」，他心裡想怎麼做就怎麼做，結果所做的事情，都是中規中矩。因為『本性』起作用的話，一切都是恰到好處，都合乎規矩，孔夫子就是這樣。所以他「從容中道」一切自然，一切那麼逍遙自在，無一不是道，這是聖人。

◆ 下面講，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，「誠之者」，我們學聖人之道，學誠。我們普通人，「不勉而中」做不到，那就必得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」，「擇善」，現在講「固執」，擇好了這個「善」，純善的這個選擇，然後就要「固執」，堅固的執持，修這個善行。

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

「擇善固執」，怎麼樣明瞭什麼是「善」



？這個不容易的，就要看下面了。

經
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。

◆

從博學、審問到篤行之，這五種程序。

先講「博學」，我們不明瞭真正的「善」，先要廣泛的學。

❖

我們對於聖賢的書要讀，要多讀聖賢書。先讀經再讀史，歷史也要多讀多瞭解，然後比較研究，什麼是真正的「善」，什麼是不善，「博學」啊。

❖

接著要「審問」，自己比較研究自己，不知道要審察，審自己不知道還要多問。

❖

問師長，問朋友，問過之後，要「慎思之」，自己都要思考，思考也不能隨便，一思就夠了。要謹慎地，謹慎地來思考，周密的思考。

❖

接著呢？你這是思還不夠，「明辨之」，「辨」是辨別，很明白的辨別，哪是對的，哪是不對的，哪是好的，哪是不好的。同樣這個善法，這個善是純善，或是這個善是善得不純粹，



都要「明辨」啊，學問之道，就在那個幾微之間，愈微細愈難分辨，這要加個明，辨得非常明確。

◆最後是「篤行之」。

經過上面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這都是屬於學問的，悟的這一方面，悟是，指的我們這個『本性』，前面講要「誠之者」，誠之者要順乎自己『本性』，這叫「誠」，怎麼悟呢？那就要經過，博學、審問以至於到明辨。經過這個程序，你是真正知道了。『真知』了你是從悟來的，徹底明瞭，這個悟，這個『本性』是平等的，無私的，平等無私。我們從事政治、做個公務員，爲什麼一定要，平等地替所有的，民衆來辦事情？這樣才能夠稱得上，順乎『本性』。接下來就要「篤行」了，行就是，實實在在在里行，知道『真知』，就要按照所『真知』的去做啊，明瞭要平等的待人，你實實在在就要平等待人。

◆怎麼樣博學，怎麼樣審問，都要落實，



「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」，「弗」當不字講，我們在求學的時候，還有別的事情，

❖ 比如說我們讀書，我們不能一天到晚，在那裡讀書，還有穿衣吃飯的時候。做公務員還有辦公的時候，讀書進修，這有時候的啊。

遇到有別的事情來的時候，就是「有弗學」，有不在讀書的時候。雖然有不學的時候，但是無論如何，總得要勉勵自己，一有空閒的就要學。學必得要學成功，所以「學之弗能弗措也」，「措」當『置』字講，置是放置在那裡，意思就是說，只要有空閒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學，學並不是說，學到差不多就停止了，學就要學會了、學能。未到能，「弗措也」，沒有學到能的時候，你就不能放下去，一定要繼續再學，這是講「博學」。

◆ 「有弗問」，這是講審問，我們有問題也不可能隨時師長就在我們面前，我們馬上就問，或者朋友隨時在身邊，我們



隨時就問。所以「有弗問」的時候，但是只要遇到有能問的師長、朋友或者同學，就一定要問。「問之弗知」，問的時候，沒有完全問明白，「弗措也」，我們就不要放下去不管了。這次問後，回來思考一下，我們知道得還不夠徹底，下次有機會，繼續再問。

◆ 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這叫「慎思」，經過博學、審問，慎思是自己在那裡思辨、思考。思考也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裡思考，遇到別的事情，我不能夠想了，但是沒有別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們又再來「思」。學問之道，必得一有空閒的時候，只要時間許可，我們就來「思」，思就是研究，研究，「弗得」，「得」就是得了一個結論了，完全慎思，思好了、思到了。沒有得，不要放下，就是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」。

◆ 「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」前面那個「得」是你心裡有所得，原來這個「思」，得不到一個要領，你現在得到了。「辨」是辨別，要把這個學，辨得



非常明，徹底明瞭。「有弗辨」的時候，也是意思跟前面一個講法，有別的事情，把你這個辨的功夫，讓你停止下來了。但你沒有把它辨別得明瞭的時候，前面停止下來沒有關係，現在沒有別的事情，你又有時間了，就繼續再辨。一直把這個學問，把這個事情，辨別得非常透徹，徹底明瞭了。這個時候，才是成功了，沒有到這個明的時候，「弗措也」你不要放下。

◆「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」最後講要實行了，實行就要實行得徹底，這叫「篤行」。行到十分，你只行到八、九分，那還不行，必得行到十分。沒有到這個程度，「弗措也」。

接下就講，這樣學，這樣行，人的能力，智慧不相等的，這個不要怕。

◆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」他人的智慧高，聞一次就能，我的智慧比不上他，我拿一百倍的功夫，我也能夠辦得到。「人十能之」，人家拿十分的力量，能夠，我拿一千倍的功夫，也



能辦得到啊，只要肯做就行啊。

◆ 「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我們的這個「愚」，我們的智慧雖然比不上人家。我們用上百倍於人的功夫，果然我們肯這麼做，我們也能啊。雖然「柔」，「柔」是我們的能力不足，比不上人家，人家一做能力強，一下子就做好了。我們加上多少倍的，千倍的功夫，也強啦，只肯乾就行了。這是勉勵，下定決心「果」，「果」是下定決心的意思。只怕我們現代人缺少這樣的「勇氣」和「決心」。

到這裡，哀公問政這一章算是全部講完。